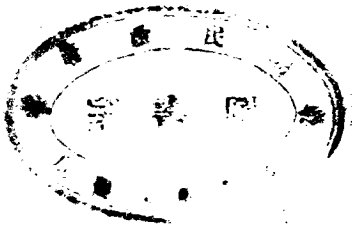


55
212



社会主义经济学

河上肇著 鄧毅訳



新世紀社會科學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學

日本河上肇著 鄧毅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社會主義經濟學

譯者弁言

社會主義經濟學，是現代社會人人應該曉得的東西。只是各種著譯，不是太深繁，就嫌過簡略。這兩種毛病，本書都沒有，的確是便利於一般讀者的書。

本書原著是本年八月出版，是著者最近之作。是著者經過總選舉失敗之後，感覺急需曝露事實的真相於一般民衆之前，所以益發以最淺顯的文字，說明極深奧的道理。

本書分五章共十七節，不滿六萬言，但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全而都已說到。讀了這本書，於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可稱具備。

譯者鄧毅 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目 次

第一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 一 科學的任務——事務的本質與現象形態
- 二 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運動法則之曝露
- 三 唯物論的出發——研究的出發點之外的現象——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的商品
- 四 辯證法的把握——因為商品的分析而

發見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矛盾的胚種

第二 簡單的商品所含有的恐慌 之可能性

一 為流通手段的貨幣與恐慌之可能性

二 為支拂手段的貨幣與恐慌之可能性

第三 在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的 內部生產諸力之發展

(其一) 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撞着而齟
與勞動者階級的困厄

一 剩餘價值與資本

二 剩餘價值之泉源——資本家的生產

三 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屬於勞動
時間及工錢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
之質的轉形

四 勞動生產力之發展與相對的剩餘價值
之遞次的增大——相對的工錢之遞次
的減少

五 勞動生產力之發展與失業者數之遞次的增加

第四 在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的內部生產諸力之發展

(其二) 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撞着而齧與資本家的再生產之碰壁

一 一般利潤率之遞次的下落

二 資本家的生產之碰壁

第五 競爭轉化為獨占——金融資本的霸權——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

一 有限公司的勃興

二 資本信用與銀行

三 資本集中——托辣斯的勃興

四 金融資本的霸權

社會主義經濟學

序

這本書，是‘馬克思主義講座’的第二篇的第一部，曾揭載在本講座的第六冊，現在把他做個單行的冊子。因為事先已有成約，馬克思全經濟論的最初礎石的勞動價值說，由擔任本講座他部分的友人櫛田民藏君講述。並且這裏敘述全體，也為篇幅所限，要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全豹，在我這微力的著者，實

在是件困難事。不過，其中最難解的勞動價值說，我可以不要講述。櫛田君的論文雖尚未掲載出來，然在本講座完結以前，一定可以發表。可以補這本書基礎上的缺陷。此外我的近著‘資本論入門’的第三分冊第四分冊，幾乎全部是勞動價值說的解說，也可以供讀者多少參攷。不僅價值論，還有其他種種重要題目這本書沒有論及的，也與價值論同，有本講座他之適當擔任的人講述——如村山藤田郎氏在‘馬克思主義與農業問題’的地租論——貢獻於本講座的讀者之前。

‘馬克思主義講座’，我同友人大山郁夫君負監修的責任。我是沒有做多少事的，幸得執筆諸君的努力，把這所謂講座式的叢書流佈世間，在實質上我相信是最有價值的。在為監修者一人的我，只願將我所擔任部分的講述，盡其力之可能，以副同學諸君的熱意。這本書的缺點很

多，那是不用說的，不過對於初學者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根本路上，或者有多少的成效，這是我聊以自負的。

我着手做這篇論文的時候，正是我國無產階級最可紀念的最初出現於選舉場的本年總選舉之後。當總選舉之際，勞動農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長大山郁夫君為同黨公認的候補者，在香川縣候補。生來體力衰弱，凡屬可以避免的旅行與演說無不避免的我，這時也出發香川縣去應援。那地方物情騷然的印象，直到我寫完這本書，尚在我的腦子裏往來。這本書寫完不久，我就退出大學。這本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大綱節約起來的書，是我二十年長期間坐在大學研究室的椅子上最後寫的一本。我不得不去大學的理由，據當局宣布的三種理由之中，一是我自己說是馬克思主義講座的監修者，二是總選舉當時我在香川演說。那末，最易忘說過去一切的我，這本

書或是我難忘之一。承上野書店的好意，便這本書成爲有獨立的形態，這是很歡喜的。

昭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河上肇

社會主義經濟學

—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人類的最高課題，是把握着一般的根本要道之經濟的進化（社會的存在的進化）的客觀的理論，儘可能的把人類的意識和一切資本主義國之進步的諸階級的意識，明白的明瞭的批評，使其互相適合。”（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德意志本

三三一頁）



(南)



一 科學的任務——事物的本質與現象形態

總選舉終了。據警察局的調查，（鹿兒島第三區及沖繩縣不在內）有效投票數九百五十八萬的中間，投無產各派的票數有四十七萬。這就是表示在全國民中間，擁護有產諸黨的占百分之九十五，擁護無產諸黨的不過百分之五。

這個事體，我們以為正是社會狀勢一個恰恰相反的反映。既成政黨是為極少數的——相當於全人口百分之五——大資本家大地主謀利益的黨，而竟取得百分之九十五的壓倒的投票數，反之，為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貧乏人謀利益的黨，却不過得到百分之五的投票數。這個結果，是由於大眾的意識，顛倒了事實的本質所致。

一切科學，常是反抗常識的。怎麼呢？常人看一件事，沒有科學的攷察，完全憑着腦筋去推

測，如果沒有錯誤，那末，沒有用科學的必要了，可是常人的攷察，往往同事實的本質相反，這就用得着科學的攷察來把常人的攷察矯正過來。因此科學常是與常識鬥爭的。沒有勇氣的人，不能成爲真的科學者。

舉個最易解的例。太陽不環繞地球，是地球自轉而環繞太陽，然而在我們眼裏，却正相反，是太陽環繞地球。早晨呢，太陽從東邊升起，晚夕呢，太陽從西邊下落，無論誰，都以爲我們住的地球自體是不動的。被這個現象形態蒙蔽住了的人，他的意識裏面，就自然顛倒了事物的本質(事之真相)。這是錯誤的根源，是文化發達一大障礙

更舉一例。飲了酒就臉紅，雖在寒天也感着熱，要脫衣開窗。看來飲了酒的人是很暖的。然而實際上飲了酒，體溫就下降，已經專門家種種實驗的證明，即簡單的用檢濕器試驗，也可以知

道。那末，何以飲酒的人感着暖呢？這是因爲酒精把感寒的神經催眠了。我們的皮膚上有感寒的神經，寒氣襲來，他像步哨一樣傳達到腦髓。因爲飲了酒，步哨漸漸的睡着了，所以實際上體溫漸漸下降，應該頻繁傳令到腦的中樞使之注意的時候，却反而體溫越下降越不感寒，反而漸漸的感着暖了。

科學，不僅教示人們以事物的本質同現象形態相反，並且說明本質同現象形態相反的理由。不僅教示人們以太陽不動是地球動，並且說明何以我們眼裏以爲地球不動是太陽動的原故。（本質與現象形態辯證法的統一）

既成政黨的指導者，也許他們心裏是想求國利民福。然不能拿他們個人自身所想的，去做判斷他的標準。想做好人的人，不一定是好人。正如飲酒的人自以爲暖，實際他的體溫是下降的。多數民衆以爲既成政黨是爲他們增進福利

的黨，也正如飲酒的人，旁人看了以爲他真個是暖的，同樣，看了太陽，以爲牠真個早晨呢，由東升上，晚夕呢，由西下落。不錯，太陽動，是眼睛看得見的，誰都應贊成此說，飲酒就暖，也是一樣。

騙人是容易的，說說話是容易的，只有要說明真正的事實是困難。況且說說話的有權力有金錢，可以自由回舞，而說真話的沒有權力沒有金錢，言論上受着極度的束縛，在這個時候要把事物的真實曝露在大衆的面前，決不是件容易的事。

既成政黨是爲極少數的——相當於全人口百分之五——大資本家大地主謀利益的黨，而竟取得百分之九十五的壓倒的投票數，反之，爲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貧乏人謀利益的黨，却不過得到百分之五的投票數。這個事實，就是根據上面的理由而來的。既成政黨，不外以睡着了

的民衆——錯覺的，顛倒事實之真相的民衆——
做他的地盤。

我們於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常常有顛倒事物之本質的錯覺。科學在這糾正其錯覺的一點上，已經是革命的了。地球不動太陽動的認識，翻轉來爲地球動太陽不動的認識，這是一樁革命的事業。馬克思在經濟學的領域的成功，也同樣是革命的事業。

不待說，既成政黨利用民衆的錯覺——同事實的真相相反的錯覺，並且他最大用心的要維持並助長這錯覺，所有教化機關——學校，青年團，寺院，新聞紙，雜誌，著作等等——都爲這個目的而動員。這回選舉戰，既成政黨多的人，在無數的演壇上，同爲這個目的反復的演說。“因爲困厄的原因被隱蔽，人們不能對這個原因去鬥爭，困厄的人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變更困厄的狀態”。（‘無產者政治教程’第一部四頁）這

正是支配階級所希望的。所以舊勢力是新興科學之敵，他也不能不與新興科學爲敵。這回選舉戰，我們的言論受絕大的拘束，這是諸君所知道的，我個人尤其是幾次的直接經驗過來。

新興科學，只有同強大的既成勢力鬥爭，才能得到自身的發展。從前主張太陽不動地球動的學者，被投於牢獄。因爲地球不動是天經地義的，學者竟出來說明地球是動的並且說現在正在那裏動，這是使當時的支配階級受着最厲害沒有的恐怖。同樣，在社會現象的領域——各人生活利益上有直接關係的領域——要成就這樣的事業，那末，置身於非難，中傷，誤解，壓迫等等砲火之下，是當然的事，這是不能不覺悟的。馬克思說，“自由科學的研究，在經濟學的領域，不僅像在他的領域要遇着同一的敵人，而且因經濟學處理的材料有特殊的性質，人們最激烈的最狹量的最可憎的情念，私的利益自由之神，

都要出現於戰場與經濟學爲敵”。(宮川,河上,共譯
‘資本論’,岩波文庫本一五頁)

‘資本論’的最後目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版序文說，是‘近代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的曝露。’近代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也如地球之物理的運動法則。人們嘗以爲我們住的地球不動是天經地義的，同樣以爲我們住的現代社會的組織，也是永久不變更的。‘資本論’教示我們以這個好像不動的實際是動，並且正在那裏動。啓示我們以‘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存立，發展，直到他的死亡，從而交替到比較高級的社會的有機體的種種的特殊法則。’喊醒一般被虐待而陷於錯覺的人們，曝露困厄的真因於他們的面前，指示他們排除這原因的可能和道路以及自己解放的希望和方法，總括一句話，‘資本論’是爲貧乏人最重要的教科書之一種。

人們基於科學的知識之指導，而得到行動

的效果，大概沒有更縷述的必要。我們的祖先以雷是最可怕的魔神發怒狂叫，現在關於電氣的科學研究的結果，不僅知道雷是空中電氣放電的音響，並且把最可怕的魔神，轉變為極馴順的忠僕，如電信，電話，電燈，電車等供各方面之利用，以及夏以電扇送風，冬以電爐暖室等等。科學的進步，可使我們最可怕的東西，轉化過來為最可利用的東西。那末，經濟學若值得享有科學之名，當然要提供指導原理於沈淪於困厄的深淵最無力的大眾，把他轉化過來為得享受幸福的生活之最有力者。這個價值，在馬克思的書籍中，實際是有的。

二 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運動法則之曝露

在經濟學者中間，有全然不配稱學者的，就是俗流經濟學者。因為他們同俗人一樣，故稱為俗學者。他們全然為現象形態所蒙蔽，不知道去

拿住事物的本質。比如太陽從東方移向西方這種映入我們眼裏的表面的現象形態，俗學者僅能就此記述——用學問的名詞，神氣很足的樣子——再不能跳出一步。以是彼等之所謂學問，僅僅是羅列些常識。雖然易解，用是沒有的。這樣的俗學者現正布滿了各國，不勝枚舉。就中代表的為德意志的歷史學派，奧地利的心理學派。這兩派正和政友會與民政黨同是有產階級的黨而又對立相爭的一樣，本質相同，表面却是對立。歷史派以記述個別的事實來代替法則的闡明（只看見樹不看見森林），心理派以抽象的法則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歷史的法則，兩派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否認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法則一點上，是同其歸宿的。歷史學派的創始者洛些，他在原始人類空手捕獲魚類的中間，發見資本之本原的蓄積，心理學派隊長巴沃魯，他在由算得水的中間，發見資本制的生

產的特徵。這是他們在要把資本的範疇一般化抽象化永久化的一點上，是相同的。

與他們相反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研究，是以近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歷史法則之曝露為目的。關於這點，‘資本論’第二版的跋文裏，有下述的話，可供參考。

“有人這樣說：經濟生活之一般的法則，是一個同一的，把他適用於現在，與適用於過去，無論那一方都是可以的。這個正是馬克思所否定的。照馬克思的意見，抽象的法則是不能存在的。……各個歷史的時代，有各個特有的法則。……人類生活在一定的發展時代，已經再不能向上發展的時候，由某一定的階段，移入到他之階段的時候，即要受他之法則的支配。……古代經濟學者拿物理學化學的法則去比較經濟法則，這是誤解經濟法則的性質。我們拿現象深深的分析來看，社會的有

機體同種種動植物的有機體一樣，各有其根本的差異”。(河上，宮川共譯本，二九頁)

奴隸制的社會，封建制的社會，資本制的社會，種種社會的有機體，並不與同種類的動物之初年期，青年期，壯年期相當，而是與全然異種類的動物如蛇，犬，人一樣。蛇長成而為犬，犬發育而為人，是沒有的事，因為是‘各有其根本的差異’的種類的動物。雖攝取食物為一個同一的現象，而因為各個有機體的全構造不同，各個的器官不同，各個器官作用的條件不同，從而全然受相異的法則的支配。

在‘經濟學批評序說’上，有下述的話。

“……有產階級經濟學之諸範疇，對於一切社會的形態所有真理，即使是真實的，我們也不應全然相信，祇應該把他打個折扣去理解他。有產階級經濟學之諸範疇，把一切社會的形態，或使之發展，或使之萎縮，或使之戲畫

化，是時常可以包含種種本質相差異的社會的形態在裏面的。所有歷史的發展，一般的是最後的形態，把過去諸形態，看做是同自己相對的階段，這常是基於他一面的理解所致。何以會這樣看呢？這是因為最後的形態，除開在極少且全受限制的條件之下，沒法子把自身批評出來……。”（河上，宮川共譯本五八頁）

祇要把我們現在住的社會當做一個最後窮極的東西來看，那末，過去社會諸形態，只能表現是為達到這窮極目的的手段，失却他的獨立存在。過去諸形態，不是與最後的形態對立，僅僅是從屬的關係。因而要想理解過去諸形態的全面，是不可能。所謂最後的形態，把過去諸形態看做是同自己相對的階段，常常只能理解其一面，就是這個意思。

總而言之，在馬克思資本論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之特有的法則’這一句話，是不可輕輕

看過的。

馬克思說，“我這書裏面應該研究的，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及交易關係。”（河上，宮川共譯本，一一頁）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像後面所說明的，就是資本家雇入多數的勞動者，對於他們支給工錢，而把他們由勞動而生產的生產物，一總歸自己所有的一種特殊的生產方法。這樣的生產方法，在某個社會有支配的勢力的時候，那個社會就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社會’，（‘資本論’冒頭之句）簡單說，是資本家社會，或稱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論’，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之特殊的諸法則。惟須注意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前沒有存在過，以後也不至於有。在現實的社會當中——即是發展到如何高度的資本主義——過去社會諸形態的一部分，必定‘保存那未被充廢

的遺物的殘喘’。對於過去的諸遺物，‘資本論’的理論，不能與之適合，是不待說。

我國農村的入口，據大正九年的調查，占全人口百分之四十八又二，這些農村裏經營的農業，大部分不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因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農業。‘資本論’裏面說的資本制的地租，同現在日本的小作料不適合。村山藤四郎在本講座的‘馬克思主義與農業問題’裏面，已適切的指摘出來了。他說，“在我國納物小作料為地租支配的形態。若是不加深考，把馬克思地租論的公式來適用於我國的小作料，那就大錯特錯了”。

三 唯物論的出發——研究的出發點之外的現象——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的商品

現在各方面正在努力，要使陷溺在困厄的

深淵的人們，不注意到困厄的真因。然而我們若不迷於彼等的誘惑而尋究事實之真相，那末，困厄的真相，土地狹嗎？不是，人口過多嗎？不是，外國人橫暴嗎？不是，人們怠惰嗎？更不是，這個真因，完全橫亘在現代社會組織的中間。我們要消弭困厄，無論怎樣，非根本的變更現代社會的組織不可。

這樣，首先就要儘可能的，正確的知道我們住的社會的結構，究竟是怎樣成立的？而且必然的向着何方面前進。

要正確的知道，不可不有正確的認識方法。正確的認識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現在我先就唯物論的立場一說，然後再說辯證法的把握的方法。

現代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怎樣成立的呢？

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若是唯心論者，儘可閉着眼睛搔着手去深深考慮。不過我們是唯物論

者，相信祇有唯物論的認識法，能與我們以正確的認識——客觀的科學的認識，所以先要開眼看看周圍的現象。若是被映於眼的現象形態蒙蔽住了，那是沒有法子，然而我們是以映於眼的外的現象為研究的出發。凡映於眼的，無論誰都可以看見，無論誰都可以瞭解，不待論證的事實，這種事實，正是我們研究的出發點。這樣的出發，研究才能確實。反之，從自己心中所有的出發，雖然自己以為沒有錯誤，然究竟錯誤與否，還是疑問，想要別人瞭解，必須論證，由這裏議論到那裏，結果，全體的研究還是徬恍不明。

所以我們須從無論誰都能了解明白的事實出發。“馬克思的社會運動——不僅對於人們的意志，意識，意圖是獨立的，並且是規定人們的意欲，意志，意圖的諸法則所支配的——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的考察。……意識的要素，在文化史上是從屬的配角，所以拿文化做批評的對象

時，不能拿意識的形態怎樣結果怎樣來做基礎。就是不要觀念，僅僅拿外的現象做批評的出發點，這是很有用的”。（河上宮川共譯‘資本論’二八頁）

就我們的經濟生活，人人都能明白的一件事實，就是我們爲着生活，不能不把自己的勞動加於外界的自然物而造出種種衣食住的物品來。“不要說一年，僅僅數週間停止勞動，任何國民都會死完，這是任何小孩都知道的。要有滿足人們種種慾望的各種生產的數額，必得有社會的總勞動之種種以及其量的數額的規定，這又是誰都知道的。以一定之比例來配分社會的勞動之必然性，決不因社會的生產的一定形態而被廢止，能够變更的只其方法罷了。自然法則，是不被廢止的。歷史上相異的各種狀態的變化，祇是自然法則爲貫徹其本身的形態”。這是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馬克思寫把顧格魯邁信上的話。這等話的意思，是說，人們爲着要生活，無論

如何，不能不用勞動去生產物品。所以勞動一停止，不要一年，任何國民都會死盡。又因人們有種種慾望，社會全體的勞動，爲着要滿足人們種種慾望而生產各種不同的生產時，不能不以一定的比例，分配於各種生產部門。因爲有這個自然法則，所以凡棲息於地球的人們，對於任何社會的組織，都能够相安。社會組織怎麼樣的變化，自然法則即採用怎麼樣的現象形態表現出來。以上的事，就是馬克思說的 *weiss jedes kind*（任何小孩都知道的）並且是 *itself evident*（自明的）。

不錯，在今日的社會，我們爲維持生活而生產必要的物品，要不斷的勞動。社會的總勞動，以一定的比例，分配於製鉄，造船，紡績，織物，農業，礦業等種種生產部門。然而今日之社會的生產物，都是爲商品而生產，社會的生產，用的是商品生產的方法。就是自然法則，在今日的社

會，以商品生產之特殊方式表現出來。

這個，就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支配的諸社會之富，爲一個可驚的龐大的商品之集大成，各個的商品，僅以富的原始形態而表現”。（‘資本論冒頭之句’）

這個事實，是棲息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無論誰可直接親眼看見的‘外的現象’，任何小孩都知道的。爲着自家用而生產的事已沒有了，人們生產的物品有多種多樣並且有無限的數量，然而都是商品，不支拂代價是不能到手的。所以說，“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支配的諸社會之富，是一個可驚的龐大的商品之集大成”。所謂‘商品之集大成’，是這個那個都是商品，在只要支拂了金錢，任何都可以到手的現象下面，把所有生產物盡數變爲商品而沒有遺漏。在古昔則不然，商品生產沒十分發達，因爲想要買而沒有賣的人，不得已而有自己的消費要由於自己的生產

的事。然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資本主義的生產）漸漸得勢，許多生產物，次第變為商品的形態。這個，在地理上由田舍到都會，表現得很明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沒十分滲透的田舍，比較沒有錢還不要緊，若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樹立了支配的勢力的都會，這樣也好，那樣也好，都要出錢去買。出了錢，任何都可以買到。比方我們走進百貨商店，‘商品之集大成’，就擺現在我們的面前。

因為資本家社會之富的表現，是一個可驚的龐大的商品之集大成，那末，個個商品的表現，就是社會之富的細胞。人們的身體，是無限數個個細胞構成的，同樣，資本家社會之富，也是無限數個個商品所構成。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我們到市上去買所需要的品物，那些品物上都附着有價碼子，沒有的，店員也會告訴我們。總之，所有陳列的品物都是商品，誰都一見就明

白。因此說‘個個的商品’，是資本家社會之富的‘原始形態的表現。’這個表現，就是映入我們眼中的‘外的現象’之現象形態。就是‘資本論’研究的出發點。

將以上的事實，更爲次之說明。

我們的問題，是現代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怎樣成立的呢？舉眼一看，現在的社會，人與人的經濟關係，到處都是商品與商品的交換的關係。若是他人的生產不入我們之手，我們就不能生活，尤其住在都會中的，米，醬菜，醬油，魚類，肉類，牛乳，野菜，種種食料，以至衣服，器具，新聞紙，雜誌，鋼筆，墨水，無一不是要把他人的生產弄到自己手裏來。贈與的，盜取的，在全體中爲極少的例外，原則上總是支拂一定的代價而購買得來。這就是成立了人與人間之無數交換關係，這個交換關係的總和，構成了現代社會經濟的構造。

由這個見解，說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表現，是‘一個可驚的龐大的’交換關係的‘集大成’，個個交換的表現，是這個構造的‘原始形態’，是可以的。照列寧說的，商品交換，是‘有產階級的商品社會中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礎的最大量的最日常的最頻繁的關係’。（河上舉‘列寧辯證法’九一頁）總括一句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

我們的研究，開始就由複雜的事實，是不可以的。研究的順序，應由最簡單的次第走向複雜的。所以我們的研究，從商品（商品交換）的分析開始。

四 辯證法的把握——因為商品的分析而發見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矛盾的胚種
我講一講辯證法的把握的方法如下。

現代社會，不待說，各方面都表現種種之矛盾。隨舉一例，今天（昭和三年三月二日）‘大阪朝日新聞’的‘視滴’欄，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人都說電氣過剩，電氣會社非常之苦，若不制限生產，事業會不能繼續。這樣最可笑沒有的話，到底是甚麼地方的電力過剩，我不懂得。所謂過剩過剩的電力，雖然由一根電線在那裏傳，却一點沒有傳到一般的需要者。電熱是所有燃料中第一便利的，也是第一高價的，因為高價，一般人不能使用。電燈薄暗嗎？祇好忍耐。在隧道很多的山國，火車還是燒膏煤，充滿了煤烟。在沒有旅客沒有貨物的地方，因為政黨關係，可以設施極難的工程，然而却不聞有用過剩電力去電化火車的話。家庭電化哪，文化生活哪，這樣的宣傳，鼓一般的傳到我們的耳朵，便利是人人知道的，無奈算盤子不許可。可是又說因電力過剩，非常之

苦，這樣不合事實的話，再也沒有了。反而提出生產制限的要求。特意設備的機械，廢棄不用，瀑布樣的水徒然流了。機械呢，望着流水過日子，水呢，不做一點工作而流入海，這樣的浪費，真是沒有。一方敢於這樣浪費，一方電力還是要賣高價，妨害文化生活，却又說過剩過剩，不得了，真是沒有的瘋話”。

這就是所謂‘在過剩的富的社會中間，而多數的人因貧乏而趨於沒落’。電力決不普及於一般需要者，同時電氣會社又爲着電力過剩感到非常之苦。這不是矛盾是甚麼？並且爲要解決這矛盾而電氣會社‘制限生產’，‘特意設備的機械放棄不用，瀑布樣的水徒然流了’。不如此，事業就會不能繼續。可見現代社會組織之下的矛盾，祇有制限生產——生產力的束縛，對於富之生產增加，故意加以妨礙——能夠解決。這是很明

顯的表示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表示現存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社會的構造）已經成了妨礙在此以上的生產力之發展的障壁。

這樣的矛盾是如何發生呢？

列寧說過，“統一的事實的分解，及其充滿了矛盾的構成分的認識，為辯證法之本質。對立物之同一性（說為統一，還比較正確點），他的意義，是認識（發見）在含有精神及社會的一切自然的現象及其進行上面，充滿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種種傾向，因為要把握着一切世界之進行，在他的自己運動上，自發的發展上，生活的實在上，認識的條件，就是這些對立之統一的認識。發展呢？是對立物的鬥爭”。（河上輝‘列寧辯證法’八七、八八、八九頁）

列寧又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有產階級的商品社會的最簡單最普通最基礎最大量最日常最頻繁的關係之分析，即是商品交換之分析。

這個分析，是在最簡單的現象上（有產階級社會的細胞），發見現代社會之一切矛盾（乃至一切矛盾的胚種）。由此以上的敘述，是指示我們以現代社會之種種矛盾，及現代社會——由始至終，根本構成分之總和——的發展（成長及運動）”。（同上九一頁）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辯證法的把握的方法，在列寧這很簡單的幾句話裏，把他沒有遺恨的說出來了。

為資本主義社會之富的‘原始形態’的商品——就是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根本構成分’的‘細胞’的商品交換，應該首先分析，已如前述。這個分析，是因為要分解統一物的商品，認識‘充滿了矛盾的構成分’。

如果發見了商品所含有的矛盾，因為矛盾是運動之母，那末，商品運動，即是‘自己運動’。自己運動，是不倚賴他物的運動，運動的動力，全在

自己本身裏面。凡事物的運動，祇有這樣去把握他，才能够根本的理解。甚麼原故呢？如果運動的動力，不存於本身而存於他物的時候，那末，我們的研究，不能不溯及他物，這樣，將無有窮極了。

商品含有根本的之對立物，為‘使用價值’與‘價值’。凡屬商品，一定對於所有者以外之何人為有用。這就是使用價值（財富）。同時，任何商品，都有金幾何圖之一定價格。價格，後面還要說明，他是商品所含有之價格而以貨幣表現者。因此商品是一方面具有‘使用價值’，同時他方面具有‘價值’的二重性的東西。

使用價值是生產力所產生，價值是表現生產關係的。

商品是使用價值與價值對立物之統一。商品裏面含有這樣根本的矛盾，在這樣根本的矛盾中，便含有商品生產社會——商品生產發展到極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矛盾（乃至

一切矛盾的胚種)。

不管電力沒有普及於一般需要者，電氣會社却不能不限制生產，這是因為電力是商品的生產，他的供給到了某種程度以上，就會破壞使用價值與價值之統一。這是資本的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衝突的根本原因所在的地方。

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的序言裏面，總括研究之一般的結論，有如下所述。

“人類在他的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面，是有一定的必然的對他們的意志獨立的諸關係，即是與他們的物質的生產諸力相適應的某種一定之發展階段的生產諸關係。這些生產諸關係的總和，他的上面，有一定之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並且有與他相適應的一定之社會的意識形態，形成實在的基礎的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社會之物質的生產諸力，發

達到了一定的階段時，於是與從來在其範圍內活動之現存的諸生產關係，或者與僅僅是法的表現之所有關係發生衝突。這樣的生產關係，是從生產諸力之發展形態，轉而為桎梏生產諸力的形態。

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了。因經濟基礎的變動，所有巨大的上一層建築，或徐徐的或急激的變革起來”。

資本主義的生產，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社會之物質的諸生產力，無論如何，必然的要與資本主義的諸關係衝突。從前為生產諸力之發展形態的生產諸關係，何以必然的要轉化為反對物為生產諸力的桎梏呢？‘資本論’就是說明這個道理。

簡單的商流所含有的恐慌之可能性

‘資本論’的第一篇‘商品及貨幣’，是資本論最基礎最重要且最難解的部分，關於這範圍的問題，已讓櫛田民藏氏另文論述。我現在僅就‘貨幣及商品流通’（資本論第一篇第三章的題目）所含有的恐慌之可能性一說。

在沒有資本家的生產以前，就有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並且商品生產及發展的商品流

通，是資本家的生產成立的前提。商品流通，是資本之出發點。資本，是商品生產及發展的商品流通（商業）到了一定的高度而表現的。所謂世界商業和世界市場的資本之近代生活史，是在十六世紀才開端的。（關於日本的事情，見本講座第十篇服部氏‘明治維新史’第一章世界市場之形成過程與明治維新，第二章幕府封建國家——特別是三項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

資本家的生產以前，已經存在的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跟着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與發展而急速的一般化。因此，資本家的生產以前的商品生產及商品流通裏面所具有的矛盾，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社會裏，必然的比較大規模的再生產出來。

“在商品的流通上，在貨幣的通流上所展開的矛盾——恐慌之可能性——自然因資本而再生產。因為在資本的基礎上面，事實上有發展

的商品生產以及貨幣流通”。（關於勞動價值之諸學說'第二卷第二部，二八六頁）

我們於此先要看看的，就是這些性質——在簡單的商品流通裏面已經存在，因而在資本家社會之商品流通裏面必然的廣大規模的再生產出來——的諸矛盾。

在經濟上為恐慌，在政治上為鬥爭，這是資本家社會不可避免的災害。

恐慌之可能性，在簡單的商品生產的社會，已經存在，在資本家的商品生產的社會，就轉化為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了。

一 為流通手段的貨幣與恐慌之可能性

在商品生產不存在的時代——自足的經濟社會——，恐慌是沒有的。災荒，戰爭，疫病等災變之來，是經濟上偶然的事，並且是因為富的生產不足，而不是因為生產過剩。

爲着交換而提供過剩生產物，若是祇限於所謂物物交換，那末，甲以自己的生產物與乙之生產物交換，一定是同時乙以自己的生產物與甲之生產物交換，甲與乙間生產物的交換，沒有破壞統一之虞，因此恐慌之可能性，絕對沒有。

自貨幣做了生產物之交換的媒介，情形就變了。茲假定買賣的連鎖如次。(W. 商品, G. 貨幣。)

X……G——W₁(酒)

(A) W₁(酒)——G——W₂(織物)

(B) W₂(織物)——G——W₃(米)

(C) W₃(米)——G——W₄(帽子)

(D) W₄(帽子)——G……

如上面的情形，X之G—W₁(酒的購買)即是A之W₁—G(酒的販賣)，那末，酒的購買與酒的販賣，雖是全反對的事實，然而X不購買，A即無由販賣，所以販賣即是購買，這就是對立物之

同一。同樣，A之 $G - W_2$ （織物的購買）即是B之 $W_2 - G$ （織物的販賣），B之 $G - W_3$ （米之購買）即是C之 $W_3 - G$ （米之販賣）。在這樣關係上面，販賣與購買，全然不得分離。但是A賣了酒，不買織物是有可能的。就是A只做 $W_1 - G$ 的交易，不繼續去做 $G - W_2$ 的交易。在這樣關係上面，販賣（ $W_1 - G$ ）與購買（ $G - W_2$ ）彼此得以獨立而分立。但是 $W_1 - G$ 與 $G - W_2$ ，原是 $W_1 - W_2$ （某種生產物與他種生產物的交換），因為貨幣（G）的媒介，遂把原來同一的一個交易（ $W_1 - W_2$ ）分裂起來，變為這樣對立的兩個交易（ $W_1 - G$ 與 $G - W_2$ 是全然對立的交易），在以各種生產物之全面的交換為前提的時候，各種生產物的交換，是不許獨立而分離的。因此，像上述的關係，販賣與購買的連絡斷絕，就是各種生產物之全面的交換之否定——生產物商品化之否定。如前表所述，A不賣織物（即不做 $G - W_2$ 的交易去補充 $W_1 -$

G, 完成 $W_1 - G - W_2$ 的形式, 完成 W_1 的轉形), 於是 B 手裏的織物 (W_2) 不能賣了, 從而 C 手裏的米 (W_3), D 手裏的帽子 (W_4) 都不能賣了, 結果是為商品而生產之諸生產物的販賣不能——生產過剩的形態的恐慌, 不得不起來了。這種情形, 是表示否定為商品而生產的諸生產物之為商品, 因此, 購買與販賣的統一, 是被強制的維持。“為着相互的補充, 在內的是否非獨立的可以不管, 然其外的獨立化進行到了一定之點, 這個統一, 因為一個的恐慌而被強制的維持。商品裏面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對立……這樣內在的矛盾, 在商品變態的階對立上, 成為發展的運動的諸形態。因此, 這些形態含有恐慌之可能性——不過僅僅是可能性罷了”。(河上, 宮川共譯‘資本論’一八三頁)

要之, 使用價值與價值對立物之統一的商品——商品裏面存在的矛盾, 成為 $W - G - W_1$

的運動形態。在這樣形式的商品流通，商品裏面存在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雖然，這個 $W-G$ 一 W_1 ，是從 $W-G$ 與 $G-W_1$ 的兩個對立的運動所構成。不能不相互補充使統一於一個形式。若是一個東西，一旦分而為兩個關節，那末，各各部分離全體的連絡而自主的行動起來。於此，就有破壞統一的可能性，從而對於統一的破壞為強制的解決的恐慌之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貨幣流通，沒有恐慌是可以的，恐慌呢？沒有貨幣流通，是不會起的”。（經濟學批評德意志本八六頁）

最切要的是把握着生產物之直接交換與商品賣買之本質的差異。A 生產物與 B 生產物直接交換的場合，A 與 B 交換，同時就是 B 與 A 交換。如果要說他是買賣——‘買賣’本來是生產物交換用貨幣媒介的話——那末，A 生產物的出賣，同時就是 B 生產物的出賣。但是 A 與 B 的交換在

用貨幣為媒介時，A—B就轉化為A—G—B了。在這場合，甲為A—G的交易（A生產物的販賣），同時甲的相手方乙為G—A的交易（A生產物的購買），在這裏並不含有G—B的事實，即甲購買B生產物的事實。這就是生產物之直接交換與用貨幣為媒介之商品流通的根本的差異。並且商品生產發展到了某種程度，因而生產物的交換擴大到某個範圍以上，生產物之全面的交換，非以貨幣為媒介不可。（貨幣的必然性）所以以商品生產為前提，用貨幣是必然的，因此恐慌也是可能的。搖動資本家社會之根柢的恐慌，早就在最簡單的商品生產之中生了根了。

川島清治郎氏大正九年發表的‘貨幣廢止論’，有下面的一段話。

“馬克思說資本家大抵是居於掠奪資本（掠奪資本嗎？）而蓄積起來的地位，而不知道消滅使資本家至此地位之惟一原因，這不能不

說是馬克思的一失。並且馬克思雖盛說勞動力（？）由貨幣的仲介而轉化為資本的道理（在何處盛說過這樣的話？河上），然而不知道除去這貨幣，不能不說一大失態”。（前編書一九頁）

然而貨幣是不能任意除去的。說肺病的起是由於有肺，於是就除去肺臟，那末，人就死了。貨幣廢止，即是商品生產的廢止，商品生產的廢止，即是現代社會組織——資本家的社會形態的廢止。無論誰，一想，馬上可以實現，這麼樣簡單的事是沒有的。（參照‘經濟學批評’七〇頁以下，宮川氏譯本一〇九——一一二頁）

這樣非科學的社會改造論，我已屢次聽到了。然而在必然有連絡的有機體諸器官，任意拔去一件換入一件是不可以的。砍了松樹的枝子而接以人的臂膀，這不過是童話。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為克服這些空想而產生的。

用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形式如次。

W—G—W' (商品—貨幣—他之商品)

就是米的所有者，賣掉米，收入貨幣，再拿這貨幣去買進織物。在皮相的觀察，以為實質上是同於 W與W' 之直接交換——即所謂物物交換，不同的，不過形式上有貨幣介在中間與否罷了。雖然，實質上却有如下面所說的差異。

例如B把酒賣於某人得到代價，再向A買進織物，A把織物賣於B，得到代價，再向C買進米，C把米賣於A，得到代價，再向D買進帽子，在這裏，A很明顯的把織物換成了米，C很明顯的把米換成了帽子，但是A的織物不是為米的所有者C所買而是為B所買，C的米亦不是賣於帽子的所有者D而是賣於A。C所有的米雖歸於A所有，而A所有的織物却歸於與C無關之B，D所有的帽子雖歸於C所有，而C所有的米却歸於與D

無關之A，A的商品織物與C的商品米，C的商品米與D的商品帽子沒有相互的交代，這就是與物物交換異其實質的所在。就是A賣織物於B，却不問B買進甚麼而向C買進米，C賣米於A，却不問A買進甚麼而問D買進帽子。這樣的商品流通，第一，打破了對於生產物交換之物物交換的個人的地方的限制。第二，打破了對於生產物交換之物物交換的時間的限制。在生產物直接交換的時候，例如B與A直接交換織物與米，B把織物讓渡于A與A把米讓渡於B，必起于同時。然而在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時候，賣掉織物而得到一定之貨幣的B，不一定馬上就去買米。固然，B賣出織物，同時A買進織物，在這一點，販賣即是購買，販賣與購買必起於同時。然而就一個商品之轉形（同為一個人之行為）觀察，須先行第一段的販賣，然後才能為第二段的購買，在這相對立的兩個行為的中間，或長或短，總有

一定之時間的間隔存在。這就是商品流通——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把物物交換時代的自己之生產物一放手，他人之生產物即入手之時間的一致，分裂為販賣與購買之對立（矛盾之展開），不僅打破生產物交換之個人的場所的制限，而且打破了時間的制限。最後，生產物交換範圍，如上所述，因個人的場所的時間的制限之撤廢，形成廣大的商品流通，同時人們捲入一個完全不能由自己左右的社會關係裏面，連絡到一個地方起個浪潮馬上即波及到全體的關係裏面。例如，因為B賣了酒而後A才能夠賣掉織物，又因A賣了織物而後C才能賣掉米，這樣情形，使一切人們於無意識的中間為一般的連絡，因此，彼等社會的存在，是與彼等的意識宗全獨立的。這樣的事實，就是表示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裏面，有任何人不能豫知之恐慌勃發的可能性伏在着。商品流通，把生產物交換之販賣與

購買，分爲相對立的兩個運動，並且這相對的兩個運動，不外仍以相互補充使統一於一個的過程——這就是商品爲對立物之統一所由起——，然一個過程既已分裂爲兩個過程以後，那末，就從那一瞬間起，那兩個過程可以相互獨立，這就是統一破壞的可能性所由生。然而破壞統一是不許可的，因此之故，統一是因恐慌——商品之販賣不能——而爲強制的實現。

二 爲支拂手段的貨幣與恐慌之可能性

貨幣不僅有流通手段的機能，並且有支拂手段的機能。

例如， W_1 商品的所有者A，事實上把 W_1 讓渡於B，僅僅約定於一定期日後支拂相當價格的貨幣時，貨幣尚未出現舞臺以前，商品已爲一方的移轉，有時候這商品已被消費，失去其使用價值的形態，到了約定的期日，才由B引渡一定

之貨幣於A。在此場合，貨幣與商品的授受，不行於同時，販賣者與購買者，成立債權者與債務者之新的關係——信用關係，因此，貨幣亦由流通手段而轉為支拂手段了。

為易於明瞭起見，圖示如左。

(A) W_1 (酒) — G — W_2 (織物)

(B) W_2 (織物) — G — W_3 (米)

(C) W_3 (米) — G — W_4 (帽子)

貨幣，在為流通手段而為商品之轉形的媒介的場合，上記的三個的交易，當然是由A到B由B到C等等時間的順序進行。然而貨幣在為支拂手段之機能的場合，關係就如次了。

X……………G — W_1 (織物)

(A) W_1 (織物) — G — W_2 (棉紗)

(B) W_2 (棉紗) — G — W_3 (棉花)

(C) W_3 (棉花) — G……………

在此場合，先由C賣棉花於B，把棉花紡成

棉紗賣於A，A把棉紗織成棉布賣於X，然後A由X處受取棉布代價之貨幣，支拂以前買棉紗之代價於B，B把受取於A的貨幣，支拂以前買棉花之代價於C。這一定之貨幣由A到B由B到C的引渡，乃是隨着以前商品所有權的移轉之必然的結果。

隨着商品流通的發展而發生之信用關係一可名為流通信用，與在資本家社會的資本信用的機能不同——次第複雜，從而貨幣的恐慌的可能性亦次第增大。就前面的例說，因為A支拂於B，而後B能支拂於C，若是A陷於支拂不能，同時B也陷於支拂不能了。這個信用關係所連繫的人愈多，那末，一人之支拂不能，愈益惹起多人之支拂不能了。“沈醉於好現象而妄自尊大的市民們，一直以爲貨幣不過空的幻影，只有商品，就是貨幣。然而到了現在，只有貨幣，就是商品！這種聲浪，已響激到世界市場。像鹿求新鮮

之水而啼叫一樣的市民之魂，爲着求唯一之富的貨幣而啼叫’。（『資本論』河上，宮川共譯本，二三二頁）

如以上所述，恐慌之可能性，我們如果由簡單的商品流通的領域，看到資本之流通過程，不僅是大規模的再生產，而且已見其轉化爲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了。關於再生產的現象，無再詳述的必要，後章祇就新生之恐慌的必然性一說。

三

在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的內部，生產諸力之發展(其一)——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撞着而齟與勞動者階級的困厄

一 剩餘價值與資本

前章所述簡單的商品流通，為 $W-G-W'$ （商品—貨幣—他之商品）的形式。例如米之所

有者賣去米收受貨幣，再以貨幣買入織物。在這場合，米與織物的使用價值完全相異。因此，即令此等商品的價值完全相同，在全體的交易上還是有意義的。米，因所有者不用而沒有使用價值。照上面交易的結果，代替米的是為彼有用的有使用價值的織物歸於彼所有。是彼提供所不用者而取得有用者。

然而在貨幣為資本而運動的時候， $W - G - W'$ 的系列，被顛倒而為 $G - W - G$ （貨幣—商品—貨幣）的形式了。

這個運動形式，循環之始點終點同為貨幣，全體交易的結果，還是一個相同的使用價值停留在貨幣所有者之手，若以這個交易為有意義，那不能不是比原有的貨幣增加其分量而復歸，這個過程的內容，沒有兩極之質的差異而祇是量的不同。因而 $G - W - G$ （貨幣—商品—貨幣）的循環，實際是 $G - W - G + g$ （貨幣—商品—比

較多的貨幣)的循環。

$W-G-W'$ 的形式,是爲着購買才販賣。米所有者想購買他所沒有的織物,於是賣掉米而取得貨幣。與此相異的 $G-W-G+g$ (簡單表示爲 $G-W-G'$)的形式,是爲販賣才購買。貨幣所有者拿貨幣買入米後,以比買入時較高的價格賣出,因此增加其所有的貨幣量。他的交易的目的,在於價值之增殖。其所增殖的部分——即 g ——我們把他叫做‘剩餘價值’。那獲得剩餘價值的價值——增殖自身的價值——即是資本。

$G-W-G'$ 的運動既已進行,那末,其性質是無際限的價值之自己運動,從此開始。 $W-G-W'$, 是爲商品而生產的使用價值之自己運動,反之 $G-W-G'$,是價值之獨立的自己運動,而且其性質是無際限的。蓋爲着購買才販賣,第一,不外以這過程做另外的終極目的——即個人的消費——的手段,且其目的是滿足生活上

的慾望，自然有一定之限度。第二，因此而所支出的貨幣，不能復歸於原所有者之手，所以沒有無限擴大的性質。反之，為着販賣才購買，他的目的是增殖價值之所有量。然而價值量自身之增加是無際限的。增加百萬元為二百萬元，仍然是有限的身量的價值，仍然是有增加的餘地。只要有**一次價值量的增加**，對於百萬元也好，對於二百萬元也好，一定發生同一之慾望。如因為自身的價值增殖到了二百萬元而不開始新的循環了，那就失去了增殖的價值之性質——資本的性質。所以為增殖的價值的資本，只有在這過程上不斷的更新之中而存在。因此，為資本的貨幣之流通，其本身即是目的，資本到了為資本而存在以後，他的運動是無際限的。價值(資本)，為着自身的增殖不能完全實現的目的，而又不能不為不斷的努力以求其實現，這個不可解決的矛盾，包藏在他的自身之中。價值既成為他自己

運動的主體，商品及貨幣，不過是爲着他增殖自身價值，在其生涯之循環運動中所採取的一種現象形態罷了。（這裏所謂現象形態，資本即商品亦即貨幣。商品與貨幣的對立物，在這裏的意義上是同一的。）

資本的運動，是一個自己的運動。推進這運動的動力，即含在資本自體之中的矛盾。若以此爲個個資本家的意識，那就根本的誤解了。如拉斯金所主張的意識之改革的社會改革說，是由於這個誤解而來。

不待說，商品與貨幣自身現於市場，是不能相互交換的。爲資本的貨幣之運動，是媒介爲意識者的貨幣所有者行動。現在爲這樣運動之意識的擔任者的貨幣所有者即資本家。然而資本家，不過是所謂資本的經濟的範疇之人格化罷了。馬克思說，“爲避可起的誤解起見說一說。我決不是以明顯的色彩去描寫資本家及土地所有

者。在這裏所謂人物，祇是那些經濟的諸範疇人格化，亦祇限於一定的階級關係及階級利益的擔任者。因為我的立場，是把握着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之發展為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所以對於個人的社會關係——在主觀的無論他如何想超越，然在社會的，他仍然是個被造物——而使之負責，無論他的立場如何，總是比較少的”。
(資本論'河上，宮川共譯本，一四頁)

二 剩餘價值之泉源——資本家的生產

我們已知道資本之運動形式為 $G-W-G$ (貨幣—商品—比較多的貨幣)。若是以等價物——價值相等的物——的交換為前提，那末，這個運動的形式就是一個謎了。怎麼呢？第一階段 $G-W$ 是等價物的交換，同樣第二階段 $W-G'$ 也是等價物的交換，最初的 G ，不應當成最後的 $G+g$ 了。

然而我們是不能不以等價物的交換爲前提的。怎麼呢？我們就集團的現象而觀察，商品與商品的交換爲價值相等之交換，同於出生人口男女的性別，平均是相等的。不要說，就個個的觀察，有這一組夫婦僅生男子，那一組夫婦僅生女子的。同樣，就商品與商品交換的個個觀察，無論何時，不一定價值相等。雖然，我們的問題，是平均的集團的現象。“在以價格表現交換關係時，我們應該就個別的交流關係，繼續的交流關係，偶然的交換關係，大量的交換關係，一時的交換關係，長期間的交換關係的區別，加以致察。如果是這樣，我們應以同一之必然性，從偶然的個別的關係進到經常的大量的關係，即是從價格進到價值”。（拙譯‘列寧辯證法’一〇頁所引列寧的話）

因此，我們的前提，爲價值法則，亦即是商品生產法則——“平均的是等價物的交換，只是

各人拿商品去購商品。”（‘資本論’第一卷致英基版一一五七頁）價值法則，是以商品交換之大量的存在為前提，且是以資本家的生產為前提。因此價值法則，“在資本家的生產的基礎上面，他的自身才能自由的展用”。（同上，四七二頁）

如果以等價物的交換為前提，那末，前面說的 $G-W-G'$ （即 $G-W, W-G'$ ）的運動形式，是一個謎。購入的商品，在購入以後販賣以前，不能不基於何種理由，增大他自身的價值，從價值量的觀點上， W 已轉化為 $W+w$ ，因此 $G-W, W-G'+g$ 的過程，實際是由 $G-W, W+w-G'+g$ 成立的。然則最初購入的 (W)，因何而得增大其價值，而得轉化為較大於最初的商品呢？這個秘密——剩餘價值的生產——就是資本家的生產之秘密。

這個秘密之嚴密的科學的曝露，‘資本論’的

第一卷第二篇以下，說得很詳細。其簡單的敘述，可求之馬克思自己寫的‘工錢勞動與資本’（拙譯‘岩波文庫’版二八頁以下）及‘勞賃價格及利潤’（同上，五〇頁以下）的裏面，再要簡單，可求之‘工錢勞動與資本’的卷頭上恩格斯的序文裏。在這裏只從拙著‘階級鬥爭之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化’（馬克思主義叢書）加以多少的修改，為最小限度的引用。

為商品的勞動力，是資本家的生產的前提。在資本家的生產之下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分裂而為各種資本家所獲得之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子等等以外，更有地主從資本家階級所徵收的資本制的地租——的泉源，祇有分析為商品的勞動力，才能夠理解。

為商品的勞動力，與他種類的商品同樣的有使用價值與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如何而定？也與其他種類的商品，同樣的以生產自身（勞動

力)所必要之社會的勞動分量而定。換句話說，勞動力的價值，等於為生產勞動者自身及其家族之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我為後面說話的便利，假定其為六時間，純金二分為一圓，生產純金二分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為三時間，(不待說，各個礦山的情形是不同的，我們的問題，祇是社會的平均的現象。)那末，六時間之勞動的表現為二圓；就是勞動力之價值——為商品的價值——為一日二圓。這與一個商品的帽子價值二圓的，沒有何等特殊的分別。為商品的勞動力的特種性質，在其使用價值。不待說，任何物的使用價值(效用)，因使用而實現。食物的使用價值，因喫食而實現，衣服的使用價值，因穿着而實現，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同樣是因消費勞動力而實現。所不同的勞動力的消費，即是勞動力的發揮，他在為商品的生產而消費的時候，即是新的價值的源泉。因此資本公司雖然照

普通價值（例如每日二圓）買入勞動者之勞動力，若是把勞動力的使用延長到某種時間以上，那就如後面說的資本家可獲得對於勞動者所支拂的價值以上的價值了。

在商品交換的世界，無論何人欲得他人之商品，不可不支拂代價。然而既支拂代價，即獲得此商品的所有權，有自由利用此商品之使用價值的權利。例如我以二圓買一個帽子，二圓的代價，恰與帽子的價值相當，照前面的假定，為生產這帽子，費了六時間之人的勞動。現在我對於六時間的勞動支拂了二圓，因而這個帽子歸於我之所有。我有自由利用這個帽子的權利。然而無論如何利用，總不能使這個帽子發揮出人的勞動來。所以他的使用價值的消費，即是價值的消費。反之，我若不買一個帽子而買入一日之勞動力，即是雇入一日之一個勞動者。在這場合，我支拂了勞動力之代價工錢二圓，即是支

拂了相當的代價，他人之勞動力移為我所有，勞動力之使用價值既屬於我，我就可以自由利用起來。假令我是一個商品生產者，為生產某種商品而讓這個勞動者以十二時間的勞動，勞動力之使用價值，以十二時間的勞動而表現，體化於商品，構成商品的價值。照前面的假定，新的價值相當於四圓。那末，我支拂六時間的價值（即二圓）買入一人一日之勞動力，將他消費於生產而得到十二時間的價值（即四圓）。即是一日十二時間的勞動之中，祇有六時間是支拂了代價的，其餘六時間是沒有支拂代價的，因此，從勞動者買取彼等之勞動力的資本家，雖照着普通價值（例如每日二圓），而因使彼等為一定時間之不支拂代價的勞動，得榨取一定之剩餘勞動——一定之剩餘價值——出來。

勞動者一日為十二時間的勞動而得到工錢二圓。以這二圓買入勞動者自身及其家俵生活

所必要之消費資料。然此等消費資料之生產，不過費六時間的勞動。所以勞動者十二時間中，僅六時間是為自身而勞動，其餘的六時間是為資本家不支拂代價而勞動。恰像中世紀的農奴，一週間，三日在從領主貸付的土地上耕作，三日在領主直轄的土地上耕作，實質上是一樣的。在農奴的場合，農奴貸付的土地與領主直轄的土地，雖都是農奴耕作，而收穫物，祇貸付的土地所產生的歸農奴所有，領主直轄土地所產生的全部，無代價的歸於領主——農奴所獲得部分之收穫物，即以充農奴的生活資料——是農奴的勞動，很顯明的分為為自己生活的必要勞動，與這個以上的剩餘勞動的兩個部分。有半農奴性質的日本現在之小作農民，他們生產物的大半納於地主，在這場合，他們的勞動，也很顯明的分為為自身的勞動與為他人的剩餘勞動，然而在工錢勞動的的場合，似若對於勞動者勞動

之全部支拂了工錢。金二圓相當於一日勞動力的價值——即勞動者一日生活之必要消費資料的價值，即是十二時間的勞動之代價。雖然，他們從事十二時間的勞動，有六時間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沒有酬報，又因為他們所受的不是他們自身的生產——例如紡績工不是受取他們所生產的棉紗傷工錢——而以貨幣形式受取金二圓來做他們備辦生活資料之用。在這社會的分業上面，因貨幣的媒介，經過複雜的過程，結果，事物的本質為虛假之現象形態所掩，不由科學的分析，不能得到正常的理解。

這裏要注意的，在所有商品之中，僅僅勞動力消費於生產，可生產他自身價值以上之價值。不待說，物之生產，人的要素勞動力以外，還需要物的要素之生產手段。生產手段多係過去的勞動生產物，然亦限於這樣過去的勞動——生產手段的對象化的勞動——為生產該生產物所

必要的勞動。被生產的商品之價值，由於他的生產所必要的勞動量而規定，因此生產手段的價值，移轉相當於他自己的價值於所生產的商品之上。即是僅移轉自身的價值，沒有於自身價值之外有所增加。

今假定生產十磅的棉紗，其必要的生產手段，為含有二十一時間勞動（僅費這多勞動而生產的）的棉花與含有三時間勞動的紡錘，（紡績機械與棉花不同，可經過若干回的生產過程，今假定十磅棉花的生產，所必要的紡績機械的消費部分為一個紡錘）那末，生產手段中所含有的勞動總量為二十四時間，照上面的假定，相當於金八圓。這些生產手段，為生產十磅棉紗時所必需，所以這些生產手段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同時就是生產棉紗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因此，這些生產手段的價值，恰如其分的（沒有多也沒有少）移轉到棉紗之上。然而僅有棉花紡錘，是不能生

產棉紗的。由這些生產手段而生產棉紗，必然的要加以勞動於這些生產手段之上。今假定必要的勞動為十二時間，那末，生產十磅棉紗的必要勞動時間，為棉花21時間+紡錘3時間+生產勞動12時間=36時間，就是十磅棉紗的價值相當於十二圓。

然而有十二圓價值的棉紗，果費去幾多的生產費呢？含有二十一時的棉花（七圓）是費了，含有三時間勞動的紡錘（一圓）是費了，更費去一日的勞動力（二圓），合計十圓。十二圓的東西，是十圓做出來的，這差餘的二圓之剩餘價值，是從何處生的呢？生產手段，僅僅將自身的價值移轉於生產物之上，無從此生產出剩餘價值的理由。祇有勞動力，他的價值，相當於六時間的勞動，而他的使用價值，却為十二時間的勞動而發揮。這些勞動，對象化於生產物之上而成為價值，用二圓買的勞動力，却附加四圓的價值於

生產物之上。這個，是為商品的勞動力之特性——做出比自身價值較多之價值的特性，即是剩餘價值唯一的泉源。

只有勞動力有上所述的特怪，像是奇怪而實不奇怪。因為能夠發揮人的勞動的，除人以外是沒有。生產物之生產，機械是大大勞動了的。然而機械的勞動，若是沒有人的勞動，無論如何，是做不出人的勞動來。所以機械不能有為生產自身所費以上的人的勞動，轉移於生產物之上。不僅機械，所有生產手段都是如此的。因而所有生產手段，都不能有本身價值以上的價值，轉移到新的生產物的上面。

在一定的對象上加以新的勞動，從而附加以新的價值，祇有人能夠為之。一個人（及其家族）一日生活所需之生活資料之生產的勞動時間為六時間，然而一個人每日從事十二時間的勞動是無妨的。並且除最幼稚的太古時代外，自

奴隸制成立以來，人們勞動的生產力，常是維持自身而有餘，而且其餘力一天一天的增加。這（餘力）即是榨取制之物質的基礎，現代資本家的生產，即立在這個基礎上面。

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分裂為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子，地租（資本制的地租）剝業利潤等形態而為資本家階級與地主階級所分得——全由於勞動者階級之榨取，換句話講，全由於勞動者一日之中有若干時間從事於不支拂代價的勞動而發生的。

這裏最要注意的，勞動力一成了商品，為資本家的生產時，即令在商品流通的世界為等價與等價的交換，為商品的勞動力亦照相當價值為買賣，然只要勞動時間可延長到必要勞動時間以上，那末，剩餘價值，仍必然的落在資本家階級之手。

含有二十一時間勞動的棉花，與含有三時

間勞動的紡錘，照價值以八圓買得。一日分的勞動力，照價值以二元買得。含有三十六時間勞動的棉紗，照價值以十二圓賣出。資本家照價值買進商品，又照價值賣出商品而取得一定之剩餘價值。(至於如何分配於各種資本及地主，在這裏不論)照價值買賣商品，在商品交換的世界，可說是最高的正義。A商品所有者與B商品所有者對立於平等關係上面，無詐偽，無強制，在自由契約之下，照價值交換相互之商品，這即是商品法則所由樹立。然而現在行於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勞動力的買賣，無論何時，實際上決沒有適合這樣的條件的。而且即令勞動力的買賣為等價與等價的交換，然資本家在事實上必然的要轉化為勞動者之榨取。只要勞動力一成為商品，這樣的結果，就由商品交換的性質上必然的發生出來。在商品交換的世界，對於一定之商品，只要支拂了相當價值的代價，這商品所含有的

使用價值就為我所有。以二圓的代價買得價值二圓的帽子，帽子的使用價值即屬於我，我要利用這使用價值而得到如何的利益，他人是無從非難的。同樣，資本家從勞動者照價值買進勞動力，（實際買進多在價值以下）利用其使用價值而獲得剩餘價值，我現在也不站在道德論上去非難他。我所要說明的，恰恰與此相反。就是勞動力一做了商品，而資本家敢於在商品世界的正義自由平等之下，商品世界的法律保護之下，商品世界的道德肯定之下，榨取他人的勞動。不支拂代價而取得他人的財物，叫做竊賊，只能出沒於夜間。現在竊賊尚不絕的發見，夜間家家須嚴密閉戶而後就寢。大都會的中央，所怕的不是虎狼，却是人的同伴，這是自誇為文明的人們生活裏最奇怪的事。然而在這裏的問題，却不是竊賊於夜間不支拂代價的竊取他人的財物，反而是資本家於青天白日公然不支拂代價的竊取工

錢勞動者的勞動。

G—W—G' (即G—W, W—G') 的運動裏含有的謎，在價值法則——等價物的交換——的前提下，完全解決了。就是G—W—G' 實際是G—W …… W'—G，詳細點說，是G—W $\left\{ \begin{array}{l} A \\ P_m \end{array} \right.$ …… P …… W'—G'，最初以貨幣(G)所購買的商品，是由勞動力(A)與生產手段(P_m)成立的。這樣的購買，貨幣所有者將他的貨幣，轉形為可生產新的商品的生產要素，然僅僅是價值的轉形，不能因此而增減他所領有的價值量。被購買的商品 (A與P_m) 為生產新的商品而投入生產過程，轉形為生產資本(P)，不久通過生產過程而轉形為新的商品 (W')。這個轉形，不存在於流通界商品與商品的交換裏面，而存在於流通中斷的生產過程裏面。因為在生產過程裏面，才可以為價值之增殖，從價值量的關係講起來，

最初購入的商品 W ，轉為較大價值的商品 $W+w$ 了。因而資本家攜此商品再出現於流通界，照價值賣出而將最初的 G 轉化為 $G'=G+\Delta$ 了。

在生產過程裏面，可以增殖價值的只有 A ，（購買勞動力部分的資本） P_m 呢，不過將他自身的價值移轉於新生物之上。所以我們把前者叫做可變資本，後者叫做不變資本。在現象形態之上——也許是生產當事者的意識中間——剩餘價值好像是由於全體之資本所產生，因而剩餘價值，應比例於全體之資本，（所謂利潤率）然而其實祇是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之比。我們叫這個比做剩餘價值率。這個比是把資本家階級對於勞動者之榨取程度，照實的表現出來了，因此，這個比的隱蔽，是全有產階級以及那些空論的代辦者所最關心的事。

三 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屬於勞動

時間及工錢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之質的轉形

假定照價值爲勞動力的買賣，那末，勞動者從資本家所受取的工錢（勞動力的代價）相當於勞動者自身及其家族生活所必需之消費資料的價值。依前例，消費資料之生產必要的社會的勞動分量，爲每日六時間，相當於金二圓，若資本家對勞動者支拂一日二圓的工錢，而使之從事一日六時間的勞動（必要勞動），那沒有什麼剩餘勞動（剩餘價值）可榨取。所以勞動日（一日之勞動時間）延長到某個程度以上——必要勞動時間以上——，乃是以獲得剩餘價值爲目的的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的絕對的條件。尚不止此，勞動時間愈益延長到必要勞動時間以上，資本家的剩餘價值就愈益增大。因此儘可能的延長勞動時間，是資本家的努力之一。我們把由此得來的剩餘價值，叫做絕對的剩餘價值。

我們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之上，攷察諸種現象，勞動力的買賣，雖然以照價值為前提，然而實際上以勞動力供給上之特殊條件，在許多場合，資本家得以較低的價值買取。至少也是因為在價值以下買取勞動力，資本的剩餘價值，才能增大，所以資本家總是不斷的減低工錢。儘可能的延長勞動時間，儘可能的減低工錢，這是資本家階級不斷的努力的目標。

他方，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勞働工錢的加多，正是勞動者階級的利益。此方的利益，正是他方的不利，此方的不利，正是他方的利益，雙方的利益為正面的衝突。因此，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間的鬥爭——屬於第一期的鬥爭——是必然的事。

這樣的鬥爭，勞動者階級的要求，完全立脚在價值法則——商品生產及其交換的法則——上面。勞動者賣於資本家的為一日之勞動力。因

資本家任意延長勞動時間，例如可以做三十個年間勞動的勞動者之活動力，把他消耗在十個年間裏面，那即是等於僅支拂一日分勞動力的代價，而得到三日分勞動力的使用。所以勞動者主張勞動時間要縮短到某個程度以內，乃是商品販賣者方面的權利主張。對於他唯一的商品——勞動力的代價求其增高，也不過是以商品販賣者的資格的努力。他們為貫徹這個目的而組織組合，組織政黨，這個運動，一點也沒有搖動商品世界的基礎——現代社會的根柢。即令勞動力照價值——乃至價值以上——出賣，勞動時間，由一日十七時間可驚的長時間（明治三十年日本織物工場的實例）而為八時間的制限，（八時間勞動制，是現在勞動農民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所揭出的要求之一）然而工錢勞動者依然是工錢勞動者，資本家依然是資本家，前者依然被後者榨取，社會呢，依然是立腳於勞

動者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對立的資本家社會。

階級鬥爭，不是在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之範圍內行動着。

勞農黨與評議會在本書脫稿後已被解散

四 勞動生產力之發展與相對的剩餘價值之遞次的增大——相對的工錢之遞次的減少

階級鬥爭更進展，立刻可見其必然的為質的變化。怎麼呢？勞動者階級在資本家的生產關係範圍裏，以合法的運動形態對資本家階級為不斷之鬥爭，這樣的鬥爭，一定徐徐的而且確實的次第轉化而予勞動者階級以不利。我對於這種情形，曾有下列的話。“勞動者階級，因勞動組合的力或者勞動黨的力，經過若干回的鬥爭，得漸漸把他的勞動力照着價值出賣，然而這樣的鬥爭，却在鬥爭當事者的無意識裏面，徐徐的而

且不斷的轉化爲於資本家階級更加有利，於勞動者階級更加不利。好像A想永久是春天，B想早早到夏天，在他們相互的爭持間，而他們共同立腳點的地球，已由引力的法則，徐徐回轉，離開了春而入於夏。這任何人不能看到的引力法則——價值法則——的作用，對於鬥爭當事者的意識是獨立的，因而他們社會的存在，是正在變化的。”（拙著‘階級鬥爭之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化’八〇，八一頁）試簡單的說明其理由。

日本大資產階級三井與岩崎相互間的競爭，與同是大資本家大地主政黨的政友會與民政黨之相爭一樣，資本家相互間，在瓜分掠奪品的面前，爭鬥是不能免的。“一個資本家想把他的資本家逐出戰場而征服其資本，祇有廉價發賣商品的一法。然而要廉價發賣而又自己不破產，那末，不能不使生產費低廉，即是把勞動之

生產力，儘可能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主要的在分業之進步，與機械之普及和不斷的改善。因分業而分擔勞動的勞動軍愈多，應用機械的規模愈大，因而生產費比較的愈加減少，勞動的生產愈加增多。因此，資本家之間增加分業與機械，儘可能的在巨大的規模利用這些分業與機械，而各方面之競爭以起。

“現在有一個資本家，因分業的增進，新的機械的應用和改良，更加有力而且更加廣大的爲自然力的掠奪，他以一定量的勞動（活的勞動）或者蓄積勞動，發見了比他的競爭者能夠生產更多量之生產物——商品——的手段，例如他的競爭者織半碼的麻布，他如果能以同一的勞動時間，織出一碼的麻布來，那末，這個資本家會怎樣辦呢？

“他若把一碼的麻布，仍照以前的市價販

賣，那末，他就不能把他的敵人（他的競爭者）逐出戰場而擴張自己的銷路。然而他一定會感覺擴張銷路有與擴張生產同程度的必要。他採用比從來更有力更高價的生產手段，使他的商品得以廉價發賣，同時使他要販賣更多的商品，使他要獲得比以前更大的銷路，這是事實上不得不然的。因此資本家販賣一碼的麻布，一定要比他的競爭者較為低廉。

“雖然，這個資本家，即令他生產一碼的麻布的費用比他的競爭者生產半碼麻布的費用差不多，然總不會以他的競爭者賣半碼麻布的價格來賣一碼麻布。若果是這樣，那他一點餘利也沒有，僅僅收回生產費罷了。……然而他的商品若比他的競爭者僅為少許的廉價，還可以達到他所希望的目的。可把他的競爭者逐出戰場，至少可侵占敵人的銷路之一部。

“可是這個資本家的特權，決不會永久存在

的。爲他的競爭者他之資本家，也採用同樣的機械與分業，以同樣的或者更加廣大的規模利用機械與分業，這樣，麻布的價格，不僅在從來生產費之下，而且可落至新的生產費之下，並且這種現象，將普及於一般。

“這樣一來，與資本家在相互的採用新的生產手段以前的狀態，是相同的。即令彼等以這種生產手段，用以前同一的價格能夠供給二倍的生產物，然而彼等却有不能不在舊價格以下供給二倍的生產物的困難。大家站在新的生產費的立場，復開始爲同一的競技。分業愈進步，機械愈增多，利用分業及機械的規模愈加大，競爭對於其競爭的結果，是復齋來同樣的反動。

“以上所述，是說明生產方法生產手段是如何變革和革命，必然的勞動的分割（分業），是齋來更大的勞動分割，機械的應用，是齋來更大的機械應用，大規模的事業，是齋來更大規模的事

業。

“資產階級的生產，不斷的從舊軌道再拋擲出來，資本既已緊張了勞動的生產力，因而使強制的法則愈加緊張，即是不要一點休息，時常呼着：‘前進！前進！’的法則”。（拙譯‘工錢勞動與資本’岩波文庫本，七五——八一頁）

這樣，資本家是為自己的生存，不得已而不斷的提高勞動之生產力。主要的手段是利用分業與機械（生產諸力）（⁴）。在資本家的生產之下，分業與機械這些廣大的規模是怎樣的發展呢？那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二章分業及第十三章機械的裏面，我們可以詳細知道。——至少到一八七〇年的事情——

勞動的生產力與社會生產諸力的關係，請參照拙著‘社會問題研究’，第八十五冊（昭和三年六月號）

我去年末為本講座講演‘稀有難遭之時代’（載在本年一月發行的‘中央公論’）曾舉一事例，以示近

代社會生產力之異常的發展。

‘許多人知道的，亞丹斯密一七七六年（約一百五十年前）出版的‘原富’裏面，關於針的製造，舉他所實見的某工廠之例，他說因為分業的原故，一個職工平均每日可產針四千八百枚，比較沒有分業的場合，勞動之生產力增加約二百四十倍。自此約九十年後，（從今起算約六十年前）馬克思著的資本論裏面，說現在一個機械在一日十一時間之中可生產針十四萬五千枚，一個女工平均可管理機械四台，那末，一個女工一日可生產針約六十萬枚。比諸亞丹斯密所引的例，增加約百三十倍。自此裏更三十多年後，今世紀之初，塞里格邁的原論面，說一個職工平均一日可生產針約一千五百萬枚。就是比馬克思所舉的例，更增加二十五倍。亞丹斯密所見的為以前的二百四十倍，馬克思所見的為亞丹斯密所見的百三十倍，

今世紀之初，又為馬克思所見的二十五倍，勞動的生產力，以這樣的速度——固然，在各異的生產部門，速度不一定一樣——而激增”。

人們勞動生產力，以這樣可驚的程度急速發展，必然的要影響到人們的社會關係了。

“人類在他的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面，是有一定的必然的對他們的意志獨立的諸關係，即是與他們的物質的生產諸力相適應的某種一定之發展階段的生產諸關係”。（經濟學批判）又“勞動手段，不僅是測量人的勞動力之發展的尺，而且是指示人們為勞動力所聯結的社會關係”。（資本論）這些命題，在我們住的現代資本家社會，一字一句都嚴密適合的。就中最可注意的，就是對資本家階級之關係的勞動階級的生活，一年一年的悽慘起來。

如前所述，勞動者的工錢，是他惟一得賣的

商品的勞動力的代價。假定這個商品，是為資本家照價值所買取，那末，在這個前提之下，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在他的工錢上——勞動力的代價——有何種影響呢？是不可以不考察。

已經說過，為商品的勞動力之價值，是由勞動者自身及其家族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價值而規定。而生活資料之價值，同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於為生產所必要的勞動分量而規定。然而勞動的生產力，現在正是急激的發展。這個事實，是以同分量的勞動，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來，這就是生產同分量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分量，比較的減少。這樣，商品的價值，是與生產該商品所用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為正比例的減少了。

社會的生產，由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與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而成立，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更分為生產生活必需品部門，與生產奢侈品

部門。奢侈品是不屬於勞動者階級的消費領域的，勞動者不犧牲他的生活必需品，是不能購買奢侈品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不特說是在各種生產部門一樣的實現，然而因為基於分業與機械的應用，生產力的增加以大量的生產為前提，從而國民大多數所需要之生產物——生活必需品——的生產部門，為勞動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所在。

因此，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是齎來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減少。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減少的結果，就是為商品的勞動力之價值減少。

這個事實，對於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之生產，有甚麼影響呢？

勞動者提供勞動於資本家，分為兩部分，一是再生產相當於資本家所支拂的工錢的價值的部分——必要勞動，一是增殖這個以上的新的價值的部分——剩餘勞動。即是勞動日（一日的

勞動時間)是必要的勞動時間與剩餘的勞動時間所構成。所以,勞動力價值的減少,他的意義,就是在一日一定勞動時間裏,剩餘勞動的增大與必要勞動時間的短縮為比例,即令一日的勞動時間減少,只要必要勞動時間的短縮在這減少的勞動時間以上,那末,剩餘勞動時間仍是增大。

要之,因為隨着勞動生產力的增加而勞動力的價值減少,就是因為必要勞動時間的減少,在一日勞動時間裏面,剩餘勞動時間所占的比例相對的增大。馬克思把由這樣事情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生產,叫做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
(‘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的題目)

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增加,是勞動者所提供的總體勞動裏面,被資本家榨取的部分次第占多。這個現象的表示,就是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貧富的懸隔,一年一年的加甚。所以勞

動者階級的生活次第降低，並不是他們的勞動生產力(生產有用物之力)低減。恰恰相反，因為他們勞動的生產力增高，以一定分量的勞動，生產更加多量的生產物的原故，使他們對於社會的總生產物的分配，與此成反比例的更加減少，他們的社會的地位，相對的更加淒慘起來。總括一句話，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對於社會總生產物之分配，適應於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而被規定，就是勞動者階級的社會的存在，不斷的轉化到可憐的地步了。

照今年二月發行的‘無產者政治必攜’上說，一日有千元以上收入的大資本家，在京濱地方有三十個。其中岩崎久彌氏一年收入四百三十萬元，平均一日在一萬元以上，三井一門(三井一郎右衛門，源右衛門等)一年收入合計約一千二百萬元，平均一日有三萬四千八百元。這個，比較一日收入一圓的為三萬倍，比較一日收三

圓的亦在一萬倍以上。雖在日本，這個事態已進展到這樣的程度了。

在同一的社會裏而有這樣的懸隔，自然成爲問題了。“比方住屋，大也好，小也好，只要環繞我住的其他房屋都是一樣的小，那末，對於住居的社會的總要求已算滿足了。雖然，若在小的住屋的旁邊，建築高大的房屋，於是小的住屋就等於窩棚牛欄之類了。這樣的表現，就是證明住小屋的人不能主張何等之權利，即令有，也是極少極少。雖然隨着文明的進步，一般的住屋可以改良，然而他的鄰家以同程度的或者以超過程度的增高起來，因此住在比較小屋子裏的人，常常在四壁之內，感覺益益不快，益益不滿，益益不景氣”。（拙譯‘工錢勞動與資本’岩波文庫本六二頁）因此，不平不滿，漸漸的充滿了社會的下層！

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的相對的剩餘價值

之遞次的增大，因而相對的工錢——“對於資本家利得(即利潤)之工錢關係，關係的相對的工錢”(前揭書六六頁)——之遞次的減少，這個結果，不要說不是由於勞動者的意圖，也不是由於資本家的意圖。已經說過的，資本家只爲着要在競爭場裏制勝，才努力於勞動生產力之增加。而個個資本家活動的總體之結果，爲資本家階級之相對的剩餘價值之增大的這件事實，是完全與他們的意圖獨立的，在他們的意識之外的，是基於事實的必然的連鎖。只要是以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爲前提的場合，因生產力的發展而齎來如此結果，乃是以‘鐵一般的必然性貫徹自己’的‘資本家的生產之自然法則’。因此，資本家的生產的方式不停止，這個現象是不會停止的。立脚於商品生產法則上——從商品世界的法律看來是合法的——的改良主義諸運動的限界，由此而生。爲勞動力要照着價值出賣的努力，在這個

勞動力價值遞次減少的事實面前，全然無用。例如甲乙二人，甲扯着乙向西，乙扯着甲向東，相互爭鬥，然而兩個却乘在共同之地盤的汽車上面，汽車自體是獨立於甲乙二人的意圖之外的，他以急速度向東行駛，那末，甲的敗北是很明白的。因此階級鬥爭，不得不衝破第一期的限界而為質的轉化。

勞動組合，以對於資本家之掠奪為抗爭的中心，有很好的工作。不待說，他們的力量因無分別的使用，致有部分的失敗。他們若僅僅對於現存制度之資本主義制所必然的產生的結果，為最小限度的交戰以局限其運動，而不為推翻現存制度的企圖，不把他們組織的力量，向勞動階級的最後解放即工錢制度（勞動力做商品買賣的制度——即是資本主義制）的永久廢止，做一個槓杆來使用，那末，他們必定全般的失敗。

(摘譯‘工錢價格及利潤’岩波文庫本一〇九頁)在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招牌之下，把運動局限在改良主義的範圍裏，使這個運動陷於‘全般的失敗’，永久阻止‘勞動階級的最後解放’，這是勞動階級的——人類的——最惡之敵。

在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範圍裏所發展的生產諸力，與孕他的母胎是不兩立的。“這些生產諸關係，是從生產諸力之發展形態，轉而為桎梏生產諸力的形態，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了”。

(‘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本前卷五五頁)

五 勞動生產力之發展與失業者數之遞次的增加

隨着勞動生產的發展而必然的齟齬與勞動者階級的困厄，尚有失業率的增大。這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詳論過，拙著‘資本論略解’第一卷第三分冊曾略為介紹，現在只就拙著‘人口問題

批判'裏面,抄錄次之一節。

“我們最先要弄明白的,就是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與資本構成之高級化的關係。隨着資本家的生產之進行而資本益益蓄積,‘同時隨着資本蓄積的進行而資本的構成,起遞增的某種變化。就是全體資本裏面,固定資本即機械,原料及其他所有屬於生產手段的部分(不變資本部分)比較其他之資本部分即購買勞動力所支出的工錢的部分(可變資本部分),次第的遞增’。(細譯‘工錢價格及利潤’一〇六頁)怎麼呢?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只要是生產物的品質沒有變化,那末,一個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內所消化的原料分量(例如一個紡績工,一定時間內所消化的棉花分量)必然增多。棉花轉化為棉紗,在一定時間內可以生產比前更多的棉紗——勞動生產力的增加——,自然在一定時間內要消費比以前更多的棉花。這個,是增大

勞動生產力的結果。在他一方面，機械，役畜，礦物性的肥料，排水管等等（使用的勞動手段）之分量的增多，建築物，熔礦爐，運輸設備等等集積的生產手段之分量的增大，這個，是增大勞動生產力的條件。就是一方面因為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與一定分量的勞動有關繫的生產手段的分量，必然增加，同時他方面因為與一定分量的勞動有關繫的生產手段的分量增加，而勞動生產力隨之增進。不管他是條件抑是結果，總之在全體勞動力的比較上，生產手段的分量增大，是勞動生產力增大的表現。因為這樣的資本家的生產之進行——資本蓄積之進行——，總體的資本裏面，屬於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次第變化。‘資本裏面這兩個要素（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原為一與一，隨着產業的進步而成為五與一之比，甚至成為別的東西。舉個例說，總

資本六百元，以三百元置備機械原料及其他屬於生產手段等等，以三百元開支工錢，假使勞動的需要增加一倍時，如由三百人增至六百人，總體的資本也祇需增加一倍。然而若總體的資本六百元中間，以五百元置備機械原料及其他屬於生產手段等等，僅以一百元開支工錢，那末，勞動需要增加一倍時，如由三百人增至六百人，資本就須由六百增至三千六百。所以產業的進步，對於勞動的需要，不是與資本之蓄積並行的。勞動的需要雖是增加，然而比諸資本的增殖，不過是遞減的比例增加罷了。’（前揭書一〇六頁）由此可見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進行，不能不發生更多的過剩人口，是很明白的。照前舉的例說，在一定的期間內，勞動者數由三百增至六百——假定資本的構成，在此期間之始，是不變資本一對可變資本一的比例，及到此期間之終，已變化

爲不變資本五對可變資本一的比例——，爲這些勞動者得到雇傭，資本不能不由六百增至三千六百。這就是人口增加二倍，而資本不能不增加到六倍。換句話說，資本的增加率比人口的增加率不能不大得多。並且因爲資本的構成，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而益益高級化的原故，不僅是增加率加大，而且不能不是更加速度的增大。不過，資本自身的膨漲力雖說是旺盛，畢竟不能實現到這樣旺盛的程度，而且不得實現的程度，隨着資本家的生產之進行而益益加甚。必然的結果，是資本的不用——資本家不雇傭——過剩人口的出現遞次的增大。”

“因爲總資本的增殖所促進的比總資本的增殖更急速的可變資本成分之相對的減少”，即是對於勞動市場的勞動所需要的資本相對的減少，在他方面，是表示勞動者人口之絕對的增

加，常比可變資本的增加爲急激。這是因爲對於人口的資本相對的減少這種事實，僅站在一方面觀察，不管他與資本的連絡如何，所以祇表示人口之絕對的增加。假使不去想到地球的自動，那末，好像是太陽環繞地球，同樣，不去攷察資本之相對的減少，那末，好像是人口之絕對的增加。資本的變動，翻過來認爲是人口的變動，相對的東西，翻過來認爲是絕對的東西，一方的過少，翻過來認爲是他方的過剩。因此，事物的真相，爲常識所顛倒。關於現代日本人口問題之一般論者，其如何爲常識所蒙蔽，做了常識的俘虜，我在‘人口問題批評’上已經詳述，在這裏不再多說。

(註) 昭和三年四月五日大阪朝日新聞標題爲‘深刻化的失業苦’的下面，有下面一段記事。‘內務省社會局從去年春開始調查從東京地方職業介紹局以至大阪名古屋福岡等

慶事務局所轄主要都市八十八所的失業狀態之實情，現在已經完了。調查的結果……調查區域八十八個都市的人口五百七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三人，……失業總數十萬四千三百一十八人，……其中土木建築等工業及礦業失業的特別多，各占總數三成二分乃至三成一分。……結局比前年在東京的調查，很明白的表示失業率的昂騰，這是說明以後失業苦之深刻化了”。



四

在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的內部生產諸力之發展(其二)——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撞着而觸與資本家的再生產之碰壁

一 一般利潤率之遞次的下落

前章第四節所指摘的事由——在資本家的生產之下，隨着勞動生產力之發展的資本構成

之高級化——既已齋與勞動者階級以人口過剩之困厄，同時亦齋與資本家階級以一般利潤率之遞次下落。

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有次第下落之傾向，早已引起學者的注意。（斯密亞丹的‘原富’第一篇第九章。李嘉圖的‘經濟原論’第四章。密爾的‘經濟原論’第四篇第四章等。）然而此現象何以必然的起來的根本原因，直到馬克思出來，才把這任何人不能十分說明的事件，明白的指示我們。

因為資本的構成次第進於高級（即是總體的資本裏面，不變資本部分所占的比例次第增高），即令可變資本的分量與剩餘價值率沒有變化，然而因為與一定之可變資本相連結的不變資本次第增大，從而全體之資本亦次第增大，那末，對於全體資本的剩餘價值的比例所謂利潤率，不能不次第下落。（已經說過，只有可變資本

能產生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之比為剩餘價值率，然而資本家的利潤率，是以剩餘價值對全體資本——可變資本＋不變資本——為比的，因此，不能不隨着資本構成之高級化而有如下面表示的利潤率之次第下落。）

例如剩餘價值率為百分之百，假定可變資本為一百，總體的資本為二百，那末，利潤率是百分之五十，若總體的資本為四百，利潤率就減為百分之二十五，總體的資本為五百，利潤率就減為百分之二十。

V	M	$\frac{M}{V}$	C	C+V	$\frac{M}{c+v} = P$
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率	不變資本	總資本	利潤率
(1) 100	100	100%	100	200	50%
(2) 100	100	100%	300	400	25%
(3) 100	100	100%	400	500	20%

不待說，在資本家的生產之下，資本的蓄積次第前進，自然社會總資本的分量次第增大。然

而這樣資本之量的增加，不能不隨着資本之質的變化——可變資本部分與不變資本部分之比例的變化。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以這種資本構成的變化為媒介而轉化為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桎梏，並且這個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衝突，必然的要影響到資本家社會全體的運命上面，即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運命上面。第一個影響，前章第四節已經說過。就是勞動人口要找到職業，社會總資本之增加率，不能不遠遠的超過勞動者階級的人口增加率，而且其超過的程度，不能不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益益加速度的增大，不待說，這樣條件的實現，次第困難，因此失業者之數益益增加。失業者數的增加，就是使人們的勞動力，強制的消費於無用之地，這就是抑制生產力的增加。第二個影響，如本節所述，對於社會總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次第下落。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是以利潤的獲得為其惟一的

推進力，有力的制動機。不待說，平均利潤率對於種種的個別資本的影響，決不是一樣。即是對於大資本的利潤總量——利潤的絕對額，決不因此而有所妨礙，而對於小資本則予以致命的影響。因此，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小資本更加沒落，大資本集中的傾向，愈加利害，自由競爭不得不馬上轉化為其反對物的獨占。

二 資本家的生產之碰壁

在前章第四節講的，是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的相對的工錢之遞次的減少。即是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而勞動者階級對於社會總生產物之分配——他們的工錢（工錢就是他們購買力的表示）所得購買的消費資料的分量，對於總生產物分量的比例——次第減少。這個事實，對於資本家階級有甚麼反作用呢？

資本家的生產發展的結果，所生產的商品

之價值總量是遞次的增大。不待說，資本家不是爲着滿足自身的消費而生產，是爲着販賣才生產的。如若商品不能賣出，或者不得已而賣出的價格在價值以下，這就是資本家的生產的失敗。總而言之，生產的商品漸漸增多分量，不能不尋覓購買者——銷路。然而資本家階級的相手方勞動者階級之購買力增加速度——資本家階級的剩餘價值之遞次的增大，即是勞動者階級的相對的工錢之遞次的減少——比諸社會總生產的增加速度，瞠乎其後。因此，爲着販賣才生產物的資本家的商品之某一部分，從資本家社會的本身觀察，到底不能發見銷路來。資本家的再生產要走到‘此路不通’的地步——必然的成爲恐慌而爆發——的根本原因，畢竟存在。

然而若以上面說的勞動者階級之消費不足爲必然的成爲恐慌之直接原因——如奧隈，西斯門德，諾多白魯斯等的恐慌論，那是謬誤的，

這個，同馬克思的恐慌論全然不同。

‘關於市況循環之諸學說’（大正十四年野村銀行調查部發行）的裏說面：

“關於恐慌是資本主義時代不可避免的惡病的證明，諾多白魯斯，馬克思以及其他許多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都有詳細的論述，他們論述的要點，大概如下。‘因為生產物的大半是勞銀階級所需要，那末，勞銀的增加與對於生產物之購買力的增進，成爲正比例。然而因為資本家對於生產物所應該支拂的勞銀榨取去大半，於是生產物愈增加而購買生產物的力量愈減少，因而生產過剩，生產物的價格不得不下落。這個傾向，是因為資本家把生產物賣却以所得的利潤更投入新規的企業，努力於生產之增加，再供給於市場，這樣反復的結果，打頭是生產不暢消，利潤減少，滯貨激增，於是開始折價發賣，把經濟界全捲入到恐慌

的漩渦中’。……”

然而這個決不是馬克思的恐慌論。“馬克思與昂格斯雖然‘以必然的’恐慌之最後根本原因，存在於消費不足（勞動者階級之購買力不足）的裏面，然而是最後之根本原因，不是直接之諸原因”。（新時代二十卷第二部，七九頁）使恐慌可能的直接原因有種種。要把他一一說明，不能不把資本論第二卷全體——尤其是最後的一篇——的內容詳細介紹，然因我這論文已超過豫定的頁數，在這裏只能暗示極簡單的主要事項罷了。

在本書的第二章已經講到簡單的商品流通所含有之恐慌可能性。說資本家的生產的進行，差不多把所有勞動生產物，盡成爲商品形態，商品流通的範圍非常擴大，因而簡單的商品流通所含有的恐慌可能性，以極大的規模而再生產出來。

尙不止此。商品既已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而生產，簡單的商品，受了資本家的規定，那末，商品流通，不僅是商品的流通，同時是資本的流通。因此，比諸簡單的商品流通，更要受幾多複雜的規定。可稱為‘資本論’全體之序說的第一卷第一篇之第三章，是說明‘貨幣及商品流通’，第二卷的‘資本之流過程’，對於資本家的生產過程之產物商品流通，也有充分的論述。我們在這裏可以知道商品流通同時成爲資本流通所生之種種規定，同時可以從新發見由這些規定之矛盾所生之種種恐慌可能性。

這些，在資本論第三篇‘社會總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也同樣的講到。我們在這篇裏面，可以知道種種恐慌之可能性。同時應注意的，在這篇裏面，我們又可以知道恐慌之必然性。現在我的敘述，就限於這篇的問題。

馬克思爲考察社會總資本的流通與再生產

的便利，把社會生產力分爲生產手段(Pm)的生產部門與消費資料(Km)的生產部門兩大別。(實際，兩個部分更分爲無數部門，爲攷察的簡單起見，暫時的問題，只限定於兩大部門的關係)爲攷察這兩大部門的關係，用下列的表式揭示之。

簡單的再生產表式如次

放下資本			
Pm	A		
生產手段	勞動力		所生產的商品
I. 4000C + 1000 V + 1000 m = 6000			Pm 生產手段
II. 2000C + 500 V + 500 m = 3000			Km 消費資料

所謂簡單的再生產，是年年以同樣的規模爲往復的再生產。資本家階級如果以所獲得的剩餘價值，全部的充個人消費，而不以一部分資本化爲資本的增殖，那末，資本額年年相同，只要沒有別的事情的變化，自然生產規模年年相同，

生產物的價值量也年年相同。這就是所謂簡單的再生產。不待說，這祇是一個抽象的事情。在資本家社會，原則是無論何時須把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成爲資本的蓄積，資本年年增殖，生產的規模也年年擴大，若是資本的蓄積——從而擴大再生產——爲不可能，那不啻就是資本家社會的碰壁。所以簡單的再生產，無論何時，總祇是形成擴大再生產的一個要素。爲研究的順序，首先抽出相當於簡單的再生產的一部分，一爲攷察。

上面表式上的數字，是表示社會的總資本與總生產物的價值量，他的單位爲十萬元爲百萬元都可以的。(數字是任意設置的，問題的中心點，僅僅數字同數字之比，是表示各種生產部門之比例的關係。)I.爲第一部門，即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II.爲第二部門，即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C爲不變資本，V爲可變資本，m爲剩餘價

值，且假定剩餘價值率爲百分之百，例如千單位的可變資本，可生千單位的剩餘價值，五百單位的可變資本，可生五百單位的剩餘價值。

照上面說的事實，假定所有生產物都是照着價值而買賣，那末，相當於I. (1000V+1000m) 的第一部門之生產物二千單位的生產手段，與相當於II. 2000C 的第二部門之生產物二千單位的消費資料相交換就完事。第一部門所殘餘之四千單位的生產手段，爲着補充第一部門爲生產生產手段所消費之生產手段 I. 4000 C，這是第一部門的資本家所需要的。第二部門所殘餘之一千單位的消費資料，恰合充當第二部門爲生產消費資料的資本家及勞動者的需要 II. (500V+500m)。這樣，社會總生產物各走入所需要的處所而完結，同時各各的生產部門仍恢復到與去年同規模的營業條件。這即是社會總資本之簡單的再生產各種生產部門的生產物之

價值量，然必在能維持如上表所示的比例的關係的場合，才能夠圓滿的進行。

茲更示這例的關係如次

$$(1) \quad \text{II. } 2000C = \text{I. } (1000V + 1000m)$$

$$(2) \quad \text{I. } 4000C + \text{II. } 2000C = 6000Pm$$

$$(3) \quad \text{I. } (1000V + 1000m) + \text{II. } (500V + 500m) = 3000Km$$

(註) 關於社會總資本之再生產的表式，我曾在‘社會問題研究’(大正十一年三月至六月)上討論過，並把這論文收在拙著‘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裏面。不要說那論文上的種種謬誤，不過這個表式的說明，相信是沒有錯誤的。關於表式想要求詳細說明的讀者，請一參攷。

在上面的表式，是把消費資料之生產，做一個部分攷察的，若把他分爲生活必需品的生產部門與奢侈品的生產部門，(生活必需品與奢侈品區別的標準，前面已經講過)那末，這兩個部

門的中間，不能不保其一定之比例的關係。

又上列表式中的固定資本，是不合於實際的。例如第一部門之生產手段四千單位（即不變資本四千單位），他的全部價值移轉於生產物之上。然而如建築物機械等固定資本可以使用數年或十數年，並不於一個年移轉全部價值於生產物，而只是一部一部的以次的移轉。因此，我們若把體現於生產手段的不變資本，分爲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兩個部分去攷察，那末，這兩個部分的中間，又可見其不能不保有一定之比例的關係。

最後，在上列表式上，關於貨幣流通的問題，全然沒有提及。然而在資本家社會，生產物都是爲商品而生產，諸商品的交換，有以貨幣爲媒介的必要。因此，我們對於商品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是由何人所供給及其怎樣的供給，不能不加以考察。

以上講的，是簡單的再生產之範圍。雖然，我們的主要問題為擴大再生產。前面已經說過，簡單的再生產，是擴大再生產的一個原素。那末，如前所述簡單的再生產的事實，同時可適合於擴大再生產的場合。這些事實，在這裏無反覆演述的必要。以下祇述再生產在擴大的規模上所生出的種種規定。

仍如前例，表示擴大再生產進行的場合，各種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的關係，作表式如次。

$$I. \quad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Pm$$

$$II. \quad 1500C + 750V + 750m = 3000Km$$

在這場合，剩餘價值(m)的全部，不完全充資本家個人的消費，而以一部蓄積，形成新的資本。例如第一部門的資本家，蓄積其剩餘價值一〇〇〇單位之半，以 m' 表示個人消費的部分， m'' 表示蓄積的部分，那末，第一部門的剩餘價值

1000m分爲 500m' + 500m''了。又假定勞動之生產力沒有變化，那末，500m''更分爲400C + 100V了。（因爲第一部門C與V之比爲 4000:1000 = 4:1）第一部門的蓄積是這樣進行，他所生產的生產手段六〇〇〇單位之中，有四四〇〇單位充第一部門自體之用，剩下的不過一六〇〇單位的生產手段。比較第二部門爲着生產所消費的生產手段一五〇〇單位，僅僅多一〇〇單位。就是在第二部門僅僅得增加新的生產手段一〇〇單位。第二部門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之比爲 1500:750 = 2:1，若是這個關係不變，那在第二部門的蓄積部分就爲 100C + 50V = 150。因此，第二部門剩餘價值七五〇單位之中，不能不是六〇〇單位（750 - 150 = 600）充資本家個人的消費，結果，第二部門的剩餘價值，分爲600m' + 150m''。

因此，第一年度之生產物的配當如次

$$\begin{array}{l} \text{I. } \boxed{4000C + 1000V \times 500m'} + 400C + 100V \\ \text{II. } \boxed{1500C} + 750V + 600m' + \boxed{100C} + 50V \end{array}$$

右表中最大長方形內的部分，即是含在擴大再生產裏面的屬於簡單的再生產的部分。即是

$$\begin{array}{l} \text{I. } 4000C + \boxed{1000V + 500m'} = 5500 \\ \text{II. } \boxed{1500C} + 750V + 600m' = 2850 \end{array}$$

“在蓄積的進行中，簡單的再生產，總是形成他的一部分……就是簡單的再生產，無論何時，是蓄積的一個現實的因子”。（‘資本論’第二卷德意志本三六九頁）在這個範圍內，照前簡單的再生產的表式所述的關係，就是

$$\begin{array}{l} (1) \text{ II. } 1500C = 1. (1000V + 500m') \\ (2) \text{ I. } 4000C + \text{II. } 1500C = 5500 \\ (3) \text{ I. } (1000V + 500m') + \text{II. } (750V + 600m') = 2850 \end{array}$$

這三個關係裏面所含的，沒有新的問題。關於擴大再生產的困難，全在這最大長方形範圍外的部分，即是由於

$$400C + \boxed{100V} = 500m''$$

$$\boxed{100C} + 50V = 150m''$$

而起。這裏面所含有的問題，如次所述。

第一部門的蓄積部分 $400C + 100V = 500$ 之剩餘價值，在他的使用價值的觀點上，是由生產手段成立的。那末，其中四〇〇單位去充生產手段是沒有問題的，但所餘的一〇〇單位，不能不做勞動者消費資料之用。第二部門的蓄積部分 $100C + 50V = 150$ 之剩餘價值，在他的使用價值的觀點上，是由消費資料成立的。那末，其中五〇單位去充消費資料是沒有問題的，但所餘的一〇〇單位，不能不用之於生產手段。因此第一部門與第二部門之間，不能不為生產物的交換，

並且在價值關係上說，也不能不是 I. $100V=$
 II. $100C$ 。在這裏，同前面的II. $1500C=$ I. $(1000$
 $V+500m')$ 合計，就成爲

$$(1) \text{ II. } (1500C+100C)=\text{I. } (1000V+100V \\ +500m') \text{ 的方程式了。}$$

又擴大再生產是與簡單的再生產的場合，
 同樣，關於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由下面的兩個
 關係成立的。即是在生產手段方面說，不能不成
 立如次之關係。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門之} \\ \text{總生產物} \end{array} = 400C + \boxed{1000V+500m'} + 400C + \boxed{100V}$$

$$\begin{array}{l} \text{兩部門之生} \\ \text{產手段(c)} \end{array} = 4000C + \boxed{1500C} + 400C + \boxed{100C}$$

因此，成立次之方程式

$$(2) \text{ I. } (1000V+500m+100V)=\text{II. } (1500C \\ +100C)$$

在消費資料方面說，又不能不成立如次之
 關係。

$$\begin{array}{l}
 \text{第二部門之總} \\
 \text{生產物} = \boxed{15000} + 750V + \boxed{100C} + 50V \\
 \text{兩部門工錢及} \\
 \text{資本家個人的} \\
 \text{消費} = \boxed{100V + 500m'} + 750V + \boxed{100V} + 50V
 \end{array}$$

因此，同前面的方程式畢竟同歸於一而成
立次之方程式。

$$(3) \text{ II. } (1500C + 100C) = \text{I. } (1000V + 500m' + 100V)$$

社會總資本的擴張再生產，必要是兩部門
生產物的價值量，能保持上記方程式所表現的
比例的關係，才能圓滿的進行。

在上述條件之下，年年的生產擴張的實現
如次。（‘資本論’第二卷德意志本四八九、九〇頁）

$$\text{基本年度}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4000C + 1000V + 1000m = Pm6000 \\ \text{II. } 1500C + 750V + 750m = Km3000 \end{array} \right\} \text{計} 9000$$

$$\text{第一年度}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4400C + 1100V + 1100m = Pm6600 \\ \text{II. } 1600C + 800V + 800m = Km3200 \end{array} \right\} \text{計} 9800$$

$$\text{第二年度}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4840C + 1210V + 1210m = Pm7260 \\ \text{II. } 1760C + 880V + 880m = Km3520 \end{array} \right\} \text{計} 10780$$

$$\text{第三年度}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5324C + 1331V + 1331m = Pm7986 \\ \text{II. } 1936C + 968V + 968m = Km3872 \end{array} \right\} \text{計} 11858$$

$$\text{第四年度}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5856C + 1464V + 1464m = Pm8784 \\ \text{II. } 2129C + 1055V + 1065m = Km4249 \end{array} \right\} \text{計} 13033$$

$$\text{第五年度}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6442C + 1610V + 1610m = Pm9662 \\ \text{II. } 2342C + 1172V + 1172m = Km4686 \end{array} \right\} \text{計} 14348$$

以上是述擴大再生產圓滿進行之諸關係，然從這些關係所生的新的諸條件之中，讀者或不免有欠注意的處所，特再說明於次。

第一，第一部門的蓄積先被決定，第二部門蓄積的程度隨之而定，在相反的場合，也是一樣。如前的假定，第一部門蓄積了剩餘價值的一半（500m'），因此第二部門祇能蓄積其剩餘價值的五分之一（150m'），這是由於

$$\text{I. } 100V = \text{II. } 100V$$

的關係而規定的。並且在第一部門體現於資本化之價值的生產物的自然形態，他的使用價值不能不是五分之四為得用於第一部門的生產手

段，五分之一爲得用於第二部門的生產手段。這個事實，就是說明各種生產部門之間的資本的蓄積，是互相倚賴而存在，無論何種特殊生產部門，決沒有資本蓄積的進行，同他之部門沒有關係的。

第二，爲隨着資本的蓄積而關於貨幣蓄藏的条件。在上列表式，貨幣問題全然沒有提及，然而在資本家的生產之下，不僅是商品流通需要貨幣（這個事情已經說過），就是爲着使剩餘價值資本化，也需要有一定貨幣的蓄藏。因此在擴大再生產年年繼續的場合，與簡單的再生產之進行不同，社會需要比從前更加多的金屬貨幣。從剩餘生產物（剩餘價值的體現）賣出得到貨幣以後，尙未達到資本化以前，不能不暫時以貨幣形態蓄藏的時候——所以要蓄藏的原故，是新的生產事業的瓶設或者既存生產事業的擴張，所要的資本額，是有一定之最小限度的。剩

餘價值漸次蓄積達到最小限度時，才能爲現實的資本——僅僅一方進行販賣，而他方不爲對應之購買，因此販路之停滯隨之而起。爲要消弭這個故障，不能不是，一方呢，有年年以貨幣形式蓄藏剩餘價值的資本家，年年從流通界裏撤去一定額之貨幣。同時他方呢，有貨幣蓄藏已達到最小限度的資本家，爲着生業擴張而放出其所蓄藏的貨幣以爲資本。而且兩者的配合，不能不恰保其平衡。（上面簡單的再生產條下說過的，固定資本的價值，是一部一部的以次移轉於生產物之上，那末，因爲要把這部分轉化的貨幣蓄藏起來等他達到最初之元本額止，其蓄藏貨幣的必然性，也同剩餘價值之資本化一樣。至於貨幣蓄藏，因信用——資本信用——而得免於死藏，關於信用的事，這裏不說。）

以上對於社會總資本之流通及再生產得以

圓滿進行之主要諸關係，爲極少限度的描寫，然即此簡單的描寫，於必要具備的如何複雜的諸條件，大概可以理解了。

這樣複雜的諸條件，在無政府的——缺乏爲社會經濟之統制的意識的中央機關——資本主義社會，是沒法子可以具備的。因而諸條件中有任一條件被破壞，即與其破壞程度相應而生經濟界之紊亂。我們在第二章裏知道簡單的商品流通，已含有若干之恐慌可能性，現在的商品流通，同時含有資本流通的機能，更知道其恐慌的可能性加甚而且種類增多。然而這些還不足以證明恐慌之必然性。怎麼呢？不管怎樣複雜的諸條件，只要諸條件是能夠具備的，資本家的生產在次第擴張的規模可以無限的前進。這是罕巴拉諾斯基（及福田博士等）說資本家的生產決不至於碰壁的所由來。

然而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前列表式，對

於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全然沒有提及，從而把勞動生產力假定他常常是一定不變的。如第一部門資本的構成C與V之比，年年是4:1，第二部門C與V之比，年年是2:1。而且兩部門的剩餘價值率V與m之比，年年都是百分之百。這樣一定不變的資本構成與剩餘價值率，必定要在所有勞動生產力也是一定不變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然而前面已經說過，特別是資本家社會，勞動生產力以急激的速度發展。因此，我們對於未經提及的勞動生產力之發展，不能不加以攷慮。祇要把他加入計算，那末，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到底與生產力之發展不能並立，這是很明白的。

我們若把勞動生產力之發展加入計算，那末，上述擴大再生產表式裏面所揭示的各種生產部門之間比例的關係，必然的被破壞。照上述表式，基本年度的可變資本為 I. 1000V+II. 750V=1750，剩餘價值為I. 1000m+II. 750m=

1750,因而剩餘價值率為 $1750V:1750m=100\%$,
 這個比例年年維持,如第五年度可變資本為 I.
 $1610V+II.1172V=2782$,剩餘價值為 $I.1610m$
 $+II.1127m=2782$,因而剩餘價值率仍然是百
 分之百。雖然,我們只要一度把勞動生產力之發
 展加入計算,剩餘價值的生產對於可變資本之
 相對的關係,不能不是以次增大,反過來說,就是
 可變資本(即歸於勞動者階級所得的工錢)對於
 剩餘價值之相對的關係,不能不是以次減少。同
 樣,上述表式,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關係(資
 本之構成),在基本年度,第一部門為 $4000C:$
 $1000V=4:1$,第二部門為 $1500C:750V=2:1$,這
 個比例年年維持,如第五年度第一部門為 6442
 $C:1610V=4:1$,第二部門 $2342C:1172V=2:1$ 。
 然而在這場合,若是把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加入
 計算,可變資本對於不變資本之相對的關係,不
 能不是以次減少。

總而言之，只要允許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那末，必在不變的條件下面才能維持的像上述表式所列的各種生產部門之比例的關係，就通通破壞完了。社會的總生產物，為 $C+V+m$ ，（為生產而消費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再加上所生產的剩餘價值。）若是勞動生產力增加，那末， V 即相當於可變資本（勞動者階級所得的工錢）的部分以次減少，同時社會的生產，一年一年的走向更擴大的規模，因而所生產之消費資料的價值量一年一年的增加，然而占社會成員最大多數的勞動者階級，却對於消費資料的需要，却一年一年的表示相對的減少。不待說，資本家階級的消費力是絕對的或者相對的增加。然而這個問題，以資本家階級消費力的增加來求解決的時候，那就是以抑制資本的蓄積來解決因資本蓄積所生的困難，結果還不是自家撞着自家麼？

勞動者階級的消費不足，與各種生產部門間之比例的關係的破壞，決不是不相粘連的問題。前者以後者為媒介，而成為資本家的生產關係與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下面所發展的生產力之衝突，具體的表現之必然的恐慌之根本原因。

我們已經知道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之必然的現象，為過剩人口（失業羣）之增大及大眾生活相對的窮乏之增進。在這裏，更知道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必然的破壞生產之均衡，資本的蓄積，成為資本自身之根本的故障。列甯在‘帝國主義論’上說，“發展的不平均，和大眾陷入半餓死的狀態，正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本質的不可避的條件及前提。”就是指這個說的。

世界第一個成資本主義國的英吉利，在十九世紀中葉自由貿易的時代，他是全世界的製造工場，他專為諸外國供給製造品，同時諸外國

爲交換製造品而向英吉利供給原料。英吉利生產的均衡，是以這樣的關係維持的，事實的表現，爲對於諸外國之商品輸出。然而到了諸外國爲求國內工業的發達而採用保護關稅，轉化爲獨立的資本主義國的時候，就是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英國的獨占事業，終於完全顛覆。從此以後，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就發生所謂資本過剩了。此處所謂資本過剩，也同前述的人口過剩一樣，不待說，不含有絕對的意義，僅僅是資本所得之利潤爲相對的關係罷了。在這時候，後進諸國因爲資本少，工錢低，原料廉賤，由資本而生的利潤，比較的高。同時這些後進國被引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圈裏，關於鐵道建設等等，有固定資本之要求。如此，一方，後進諸國的資本輸入之可能性成熟了，他方，先進國的資本輸出之必然性也成熟了。於是先進國所生產的生產手段（第一生產部門的生產物），尤其有固

定性質的生產手段(如鐵路材料等)，成爲資本而輸出於後進諸國了。(徵諸二十世紀以來英吉利發行的債券，年年投資額裏面平均有四分之三乃至五分之四是投於外國及殖民地。‘日本輸出資本的主要投資地爲中國。尤其是滿洲，日本資產階級對滿洲工場經營及炭礦鐵道等投資約達二十五億圓。’參照朝日新聞編的‘國際資本戰’)資本主義國家間對於世界的分割——重新分割的戰爭——因此而促進。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級，就是由商品輸出轉化爲資本輸出。以棉花——棉製品——爲代表的平和時代告終，(在英吉利是鐵工業中心地伯明翰選出的代議士‘尖巴年’入內閣坐殖民大臣的椅子的時候，爲這個轉化的決定時期。)以鐵爲代表的帝國主義戰爭來到。‘資本主義國不可避免二大災厄恐慌與戰爭’，在這時候不可分的結合了。這是資本主義已達

到他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參照列寧的帝國主義論)

五

競爭轉化為獨占——金融資本的霸權 ——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

前面已經說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自由競爭，轉化為自由競爭之反對物的獨占。同時成為金融資本的新種類的資本，占支配的勢力。在這裏，略規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情勢，完結我在本講座的擔當部分。

一 有限公司的勃興

同金融資本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有限公司的組織與爲信用機關的銀行。自一八六二年資本主義先進國英吉利承認有限責任制以後，有限公司的組織，遂爲一般所採用，到現在，這個組織占支配的勢力，是資本主義國的共同現象。例如美國一九一四年度調查的結果，工錢勞動者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二，是被雇於有限公司的，又有限公司的生產物，占鑛山生產物全體的百分之九十一又四，占工業生產物全體的百分之八十一又九，而銀行業的資力，有百分之九十九在有限公司的手裏。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其說是基於國內自然史的發展，無甯說是由於國際的外部的諸事情所左右，有限公司的組織在明治初年就由外國輸入了。然而特著的發展，是近年代的事。

大正十二年度有限公司(日本叫株式會社)的總數爲二萬七百二十六,已收入的資本達百億元以上。

有限公司有兩個大的特徵。一個,是把事業的經營與資本的所有分離起來。爲資本使用者的企業資本家,與僅有資本的資本家或者是無機能的資本家的利貸資本家相近似。有限公司分配利益於股東,普通雖爲企業者利得的一種,然而實際上所謂股東,與普通的企業資本家(Fungierender Kapitalist)全然異其性質,他們僅僅提供資本,對於事業經營,完全委任於所謂董事及高級職員。不待說,他們爲着企業經營而提供自己的資本以後,當然要負擔企業經營所發生的危險,在這一點上,與先以契約約定利子的一定比例,從而豫定將來可得之利益的利貸資本家,不能有全然同一的性質。雖然,兩者的差異,因有限公司的第二個特徵資本之動員或

者動化(Mobilisierung des Kapitals)而使之大大減少。所謂資本的動員，是資本成爲股票的有價證券的形態，股票的買賣與企業分離，因而股東的資本有可以隨時收回的性質，資本的放下與資本的收回，是相互獨立的。關於這一點，我在'社會問題研究'第四十四冊(大正十二年四月發行)上，曾發表'關於生產手段所有權的睡眠'一文，其末尾一段如次。

在這裏要請讀者留意的一點，即是股票(即是股東的權利)的買賣，絲毫不觸及屬於該有限公司所支配的生產資本之所有權。因爲最初股東付出的貨幣資本，經過

$$G \begin{cases} \xrightarrow{P_m} \\ \xrightarrow{A} \end{cases} \dots\dots P \dots\dots W' \text{---} G'(G+g) \text{ 的循環過程而成爲生產資本的時候，既有固定之一定的建築物機器原料等，那末，股東雖然自由把股票讓渡於人，對於建築物機器原料等，一點也沒有侵及。股東把股票讓渡於人，僅僅}$$

是讓渡對於該有限公司利潤之分配的權利，因而購買股票所提供的貨幣資本，不是形成該有限公司資本——企業資本——的一個構成分子，僅僅是代表資本化的收益權罷了。這樣的有限公司，事實上具有投下於該公司事業的生產資本，與代表股票賣價的擬制資本二重性的存在，股東能自由處分的，是後者不是前者。關於生產手段的股東所有權，漸漸陷於睡眠的狀態，因而亦漸漸帶有擬制的性質。這個，就是所有權入於永遠睡眠的前兆。

股東失去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同時也失去企業經營的實權。有限公司企業經營的實權，握於所謂董事等等之手。據施莫拉說，“這種人物工作的第一動力，不是由於營利的衝動。雖然在支給賞與金的場合，然重要的動機，在賞與金以外，就是對於事業利害的關係，名譽的保持，俸給的上進，養老年金等等。在這一點，

使用多數事務員的大企業，同公共團體或者國家相差的程度是極少的”。他們就是所謂民吏。他們以有一定的材幹技能品性的原故而受一定的信任，基於這個信任而委托以巨萬資本的運轉，資本主義在他發展的過程中養成如此可信任的民吏，這是資本主義貢獻之中最大的一件。既然養成了可信任的民吏，那末，事業的管理，不必要與財產所有者資本家的利己心相輔而行，這一點，就是現代資本家將近要完成歷史之要求的所在。

要之，生產手段，從所有權之束縛的解放而得到活用的這件事，即是資本主義爲着自身的發展，不得已而採用的在資本主義制範疇裏面的社會主義制。“這個，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在他自身的限界內的私有權的資本的止場”。（資本論'德意志本第三卷第一分冊四二三頁）

二 資本信用與銀行

同金融資本不可分離的，我們更要注意的，是產業資本之供給者的銀行。

要明白各種信用的機能，必須豫備種種智識。要把他詳述起來，不是這殘餘的篇幅所許。現在，我祇能略述一二簡單的事項。

已經在第二章‘簡單的商品流通’條下，講到隨着商品買賣而發生的信用關係。因為資本家的生產增進，商品買賣普及於社會的全面，這種信用——流通信用——隨之次第發展。這種信用，與這裏所要說的資本信用不同，他雖能賦與機能於死藏的資本，却不能增加資本以活用之分量，不過在資本家間，為着節約現金之使用的一點上，不少金融上之關係。這種信用，是與以商品為擔保而發行的貨幣一樣，是使人以財產鑄造支拂手段（To coin property into means of payment）。（拉勿金‘貨幣’七九頁）

爲貨幣代用物的流通信用的機能，因爲流通的範圍愈廣，相互間相殺的分量愈多，需要現金決濟的差額愈少，而愈益顯著。爲資本家階級共同信用機關的銀行，是爲着這些事情而發生的，所以銀行第一職務，是增大流通信用的機能，收買許多信用證券，使相互間相殺的範圍擴大，同時買取各個資本家的信用證券，對於各個資本家授以銀行自身的信用，增加其信用的確實性以擴張流通範圍。

流通信用，原來是以商品之流通爲基礎的，主要的利用者爲商業資本家，他的直接關係，限於流通資本。(Zirkulationskapital) —— 滯在流通界的資本，與滯在生產界的資本之一種即與固定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不可混爲一物。) 然而因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促進與上述不同其範疇的別種信用的成立。在這裏，不能把自然發生的基礎，一一列舉。要之，這是隨着產業資

本運動的必然的結果，資本以貨幣形態（即貨幣資本）蓄藏在所有者的手中，形成無機能的狀態的不得已的事情。（我們在講述社會總資本之再生產的時候，關於固定資本的回轉和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已經指出資本不得已暫時以貨幣形態休止其運動。並且說運用這樣資本的資本信用，後面再說。現在正是接觸這個問題。）因為這些事情束縛了的資本，所謂Latentes Kapital（潛勢力的資本），暫時不能把資本的機能現實的發揮，於是資本家社會，計劃着怎樣使之縮小到最小限度，這就是信用的新機能——為資本信用的機能——成立的由來，是為資本家階級共同信用機關的銀行第二個職務。存在某個資本家手裏的休息狀態的貨幣資本，以銀行為媒介，因信用關係移入他之資本家手裏，引入他之資本的循環過程，使得現實的發揮其為資本的機能。

在休息狀態的資本，固然通同集中於銀行，

然而隨着銀行業的發展，他方面的種種資金也流入銀行來了。第一，利貸資本家（把自己的貨幣資本直接借與他人而收取利息）把他的貨幣存入銀行，委托銀行為貸付的事。第二，不僅資本家，所有各階級的人手邊一時不用的貨幣，都存入銀行。小額的貨幣，不能有資本的機能，因為集中於銀行而獲得新的資本的性質。（資本論德意志本第三卷第一分冊三八八，九頁）

銀行，一方呢，把凡可以貸付的貨幣資本大量的集中到自己手裏，為一切資金供給者的代理人，與產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及地主相對立。他方呢，把凡對於資金有需要的，也集中到自己手裏。

如以上所述的資本信用，利用這個信用的資本家——能夠為最大規模的利用的，當然是大資本家——可以超越自己所有的資本，而利用屬於他人所有的資本，因而有為社會總資本

之支配者的可能。

三 資本集中——托辣斯的勃興

第一節所述的有限公司的特徵，與第二節所述的銀行的發展，相輔而行，激成資本集中的趨勢，這是使自由競爭轉化為獨占的決定的作用。

在一般的說來，獨占的發生，由於競爭。因競爭而大資本不斷的把小資本逐出戰場的詳細理由，在這裏沒有論述的機會。我祇說一說信用發達到了某個程度，利用信用是企業者競爭上之一種必然的事，能够以最大規模利用信用的當然是最大的資本家，因此信用發達，更是強大大資本之競爭力的一個推進機。以前說過，競爭之唯一手段是廉價發賣，然而到了信用發達的階段，競爭的優勢，不在商品的廉價發賣，而在怎樣去利用信用。隨舉一例，假令平均利潤率為

百分之二十，利子的比率為百分之五，百萬元的資本得到利潤二十萬元，以五萬元為對於企業者之資本的利子，十五萬元為企業者的利得。然而企業者若是利用信用而借入一百萬元，共計二百萬元，可得利潤四十萬元。除去對於自身的資本與借入的資本的利子十萬元，企業者的利得為三十萬元，那末，企業者的利得對於所有資本的關係，前之場合為一成五分，現在，上了三成。若是加以因生產規模的擴張，使生產之競爭者減少，那他的利潤更要增大。這就是利用信用的資本家，可以避免一般利潤率遞次的下落的法則。

如以上所述，有限公司的組織，在競爭上，在利用信用上，有最多的長處，可以一目瞭然。

第一，由有限公司的組織，可以超越個人蓄積——剩餘價值之資本化——的限界，實現資

本的集中，容易調集所需要之大資本。近代生產規模之躍進的擴大，全係有限公司所致。假如我們由簡單的集積（基於蓄積的集積）而等到個別資本之增大，那末，如鐵路的建設，雖在二十世紀，亦無法可以實現，然而由有限公司把資本集中，一瞬間就可以成就。

第二，前面已經說過，有限公司的利益分配，在股票市價的關係上，與市場利子的比率，沒有多大差別，就是不能得到平均利潤的企業，他的利潤只要在市場的利子比率以上，在有限公司的組織，這個企業還是可以成立的。蓋因為有限公司，可看做信用機關的一個特殊發展，他的資本全部，實際上差不多與由信用借入的同其性質。因此有限公司的企業，在價格的競爭上，對於個人組織的企業，佔非常的優勢。

第三，有限公司的企業，在利用信用上立於很有利的地位。個人企業利用信用的最高限度，

限於流通資本，至多也不能超過流動資本的範圍。若是要為超過這個範圍以上的貸付，那末，資本的供給者，因為事實上要冒企業家的危險，不是熟悉事業內容的地方的小金融業者必不敢做。然而在有限公司，銀行能够派代表到公司做董事，容易為事業的監督——一九〇三年度，德意志六大銀行派銀行的董事及監查員去做他之企業公司的監查員有七百五十一名之多（向井鹿松氏‘證券市場組織’）——因此，公司即令把借入的資金固定了，而在營業旺盛的時候，可發行新股票以償還銀行的債務。這個事情，是使有限公司在利用信用上，因而在競爭上更為有力。

有限公司以上述的理由，於競爭上占種種的優勢。因此有限公司的組織，乃是競爭轉化為獨占的一個槓杆。又因為有限公司的組織有發生剝業者利得的可能，因而他的自身，是含有促

進獨占的一個動機。

例如以一百萬圓資本創設一個有限公司。公司利潤的分配為一成三分即金額十三萬圓。在這時候，市場的利率為五分，因為要負擔企業的危險增二分，合計七分。現在把這十三萬圓資本化，即是七分利率對於十三萬圓的利息總數，應該本金是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一百四十三圓，(即 $130000 \div 0.07 = 1857143$)那末，股票總體的價格，比較公司的資本額，差不多要多九十萬圓。這個差額——把股票賣却就可實現——即是瓶業者的利得。

獲得瓶業的利得的方法有種種。現在只就由托辣斯的發起而獲得的瓶業者利得——因為有這樣好的創業者利得，更加催進更大的托辣斯之勃興——的事件一說。

合併若干公司而成為一個新的大公司的時候，因為資本增多致生產規模擴大的等等理由，

原則上是要提高企業之利潤率的，尤其是新的公司，因合併而有顯著之獨占的性質的場合，那將來可增加的利潤，更加多而且確實。這個一舉而獲得增加利潤之資本化——創業者利得——的事，即是發起各公司合併之有力的動機。在美國托辣斯的普通股票，差不多都是這樣獲得的創業者利得的表示。

創業者利得是如何的巨大，我可以簡單的舉一二個例。一九一〇年由九十五個公司合併而成立的 The American Can Company，計算發起人的利得為一千九百萬美金。一九〇一年二月成立的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是世界最大托辣斯之一，他的創業者利得也是最大最顯著之一。這個公司是由幾個已經合併若干公司的公司再來合併，因而創業者利得的實現，也一次比一次更巨大起來。例如被合併的公司之一 National Tube Company，他是一八

九九九年六月合併若干公司成立的，那時發行股票八千萬美金，發起人得到二千萬美金的創業者利得。又被合併的公司之一 American Steel Hoop Company，他是一八九九年六月合併若干公司成立的，發起人在新公司發行的股票中，得到相當於一成五分多的報酬五百萬美金。以這樣成立的幾個公司更合併為上說的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的組織，發起人所得到的利得，竟達六千二百五十萬美金之多。（參看喬斯‘美國托辣斯問題’一九二二年第五章）這樣之創業者利得的獲得，是因有限公司的組織才有可能的。

要而言之，一方呢，因為有限公司的組織，大資本的集中才有可能，又因為大資本的集中，小資本才於競爭場中急速的沒落。他方呢，因為股票的資本動員而生的創業者利得，更為促進大資本之集中的動力，於是資本集中乃到了無窮極了。

四 金融資本的霸權

照上面說的種種事情，使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關係緊密。

隨着資本信用的發展，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裏面所運用的資本，其不屬於資本家所有的部分的比例，次第增大，而且因這些資本通同是銀行供給的，所以銀行方面的資本，漸漸以大的部分固定於各種事業——資金的貸付，超過流通資本的領域而投入生產過程中之固定資本部分——，同時銀行由此而益益具有事業資本家的實質——銀行派代表做企業公司的董事監查員，上面已經說過——，因此，銀行之社會的經濟的機能，到了近年起了根本的變化。就是銀行是金融業者，同時具有事業經營者之實，銀行資本，同時具有產業資本及商業資本之實。這就是希耳化登格所謂‘金融資本’。

我們已經說過所有資本以非常之勢集中，這個事情，在銀行方面看來，不待說也是一樣。一方呢，社會全體的資金乃至勞動者零碎的資金，從社會的種種方面，通過與金融有關係的種種機關而集中於中央。同時他方呢，這樣集中的巨大的資力，歸於極少數金融資本家的掌中，他們由此得到巨大的利益，更加把少數者的資力巨大起來，而大多數人僅僅受到相當於普通市利的分配而止。在這裏看來，若把隨着有限公司勃興的所謂證券民衆化，看做就是企業的民主化，那是如何的誤謬呢！在現狀形態之上表現着資本民衆化的事態，在他的本質說來，却正是極度的資本集中。

我現在單舉極少數的金融資本家之代表者摩爾根，他有如何之偉大勢力呢？祇看他在美國教育界的勢力的一斑。

現在掌握美國經濟界支配的勢力的爲五大公司，這五大公司相互連絡而造成美國的財閥。就是在紐約的 I. P. Morgan and Company、First National Bank、National City Bank 三大銀行，同他支配下的 Guaranty, Equitable 兩大信托公司。這五大公司管理美國一百二十個中樞的商業公司的財政(金融)事項，指導他的政策，並且有左右一切產業的及財政(金融)的生活之機能。這個財閥王國的首領摩爾根行使其絕大的勢力，將特種權限委托於相連結的管理者，在他的支配之下，處理一切事項。然而(在他們的想法)財閥是不朽的，人是不免要死的。所以有訓練現在的人爲財閥的用役的必要。財閥的管理者認教育制度是必需的，並且須完全由財閥供給教育制度。

在亞美利加，現在摩爾根爲終身評議員的，他的養子他的代辦士他的銀行家的幾個人爲評

議員的有力大學，設在紐約。那個大學的總長是摩爾根生命保險公司的一個董事，他同摩爾根的牧師，摩爾根的醫者以及摩爾根的新聞紙相結托。若是這位總長要刊行著述，教導美國人民怎樣做財閥之善良的溫順的被僱者的時候，即由摩爾根或者他的部下做董事的出版商發刊，紙例，向摩爾根做董事的那個國際紙公司去購買。若是有人去考察那個製造紙的都市，一定可以發見市上學校監督部的部長是該地方銀行裏的一個董事的事來。這個銀行把他的基本金以低利存入摩爾根的加蘭齊信托公司，摩爾根以高利率把這基金貸與他人。地方學校的視學，是摩爾根大學的卒業生，由摩爾根的大學的師範部長推荐的。學校監督部長部員以及視學，無論何人，都加入摩爾根的大學總長做董事的那個生命保險公司。學校的教科書，採用摩爾根的大學師範部長所著的，這個書本，為摩爾根的大學

總長所創設的教育雜誌以及摩爾根的新聞紙等所贊賞。……若是摩爾根做理事的共和黨推荐他的大學總長為副總統的候補者，於是摩爾根的牧師替他祝福，摩爾根的新聞紙替他鼓吹，摩爾根的學校視學，為着傳播摩爾根的候補者選舉演說的蓄音機，而使學校生徒大開其辟克匿克。可以從摩爾根的大學總長做董事的那個生命保險公司的基金項下開支錢來喝檸檬水。

“這是他們相互連結的管理者的組織，是財閥王國的一部門。所謂美國教育，就是這樣子的”。（北澤新次郎氏‘社會批評家之新克榮’四——六頁）

這樣的事態，在日本也是相同的。

“資本集中的過程，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融合而為金融資本的過程，托辣司化財團組織的過程，雖在日本，也表示非常的進展。一方，日本國家已經是大資本主義的企業者，他方，日本有產階級兩個支配的政黨——政友會及民政黨

——一個爲三井財團所扶養而擁護三井系的利益，一個爲三菱財團所扶養而擁護三菱系的利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EKKI幹部會決議的一節)

最近的總選舉，這兩大政黨得到總投票數的九成以上，已經在本書的劈頭說過。這種大眾的壓倒的多數擁護寡頭政治的政治現象，即是適應於爲擁護少數金融資本家而動員全國之資本的經濟現狀。“把最近的考課狀拿來一看，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有三萬八百人的株主（即股東），算是株券（股票）第一個分散的。次之爲日本郵船會社有二萬四千四百人，又次之爲東京電燈株式會社有二萬二千一百人，第四爲日本石油會社有二萬零二百人，第五爲大同電力會社有一萬七千三百人……。”（上田實次郎‘株式會社之現代經濟生活及其影響’二一、二二頁）

大正十五年二月，藤本牌酒聯合銀行谷村社長在大阪每日新聞發表的‘產業之基礎在民

衆' 的一文，具體的揭示各種事業之資本集中的現狀。他說，

“現在是大資本主義經濟時代。所謂大資本主義是怎麼呢？不是由少數大資本所有者去維持產業的意思。現在企業的所有者，不限於一個或者一部的大資本家，而是網羅幾千幾萬所有階級之小資本所有者。糾合多數小資本所有者使參加企業的方法，這是近代產業的特色，是由於代替的有價證券的流通資本之所賜。因此，大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的特色，即是糾合小資本而為大經營。至於現在的產業資本怎樣構成的問題，看了下面所說的自然可以明白。”因此，谷村氏列舉種種數字。

“先從銀行存款上看，存款的人數之多及其平均一人的金額之少，就可以實際證明上述的事實。（下面只抄錄數字——河上）

普通銀行（大正十二年十二月末）

戶數或人數	一戶或一人的平均數
定期存款	三.三四五.三二〇
	二.九二五.〇〇

儲蓄銀行 (同上)

普通存款	七.二一三.一八三	四三.八七
------	-----------	-------

郵政儲金(大正十四年十一月末)

郵政儲金	三一.二四九.一七四	三六.九五
------	------------	-------

“生命保險會社，也同銀行一樣的為產業資金的供給，同時又可以利用為投資機關，所以他的保險金額，契約件數，一件平均額，在大正十三年末有如下面所示的數字。(下面只抄錄數字——河上)

	件數	一件平均數
普通生命保險	四.一九一.五八七	九六七
簡易生命保險	六.五二七.〇〇〇	一三六

“再拿保險會社的資金運用狀況來看。(大藏省調查，大正十一年)

銀行存款	一八七.七五七
------	---------

貸付金	一三九,七二五
所有有價證券	三三三,四七三
共計	六六〇,九五六

看右面的兩個表，可以明白生命保險會社的資金，是如何從多數民衆的懷中取出，又如何的流用而爲產業資金了。

“再就株式會社已收入的株金(股金)額，株主(股東)數，平均一人已繳的金額來看，全國二百七十個主要銀行會社的數字有如下述，完全證明了以上的事實。(大正十三年末)

	株主數	平均一人已繳的株金 圓
取引所(十所)	四八,八九二	一,八六三
紡績會社(三十五社)	一四一,六五九	三,三五四
製糖會社(十一社)	五九,九六〇	二,八六〇
製粉會社(三社)	五,三三五	二,七七〇
麥酒會社(四社)	八,一一九	五,五二六
船舶會社(五社)	三六,九五三	二,五九四

鐵道及會社(二十四社) 五八〇〇七 九,三八三
 軌道
 保險會社(十六社) 一八,〇五二 一,一八四

(以下省略——河上)

合計 八七二,五〇六 四,四八二
 人 圓

“從右表可知道的,就是平均一人已繳株金最大的鐵道及軌道會社,不過九千三百八十三圓,最小的保險會社為一千一百八十四圓,

“至於債券之所有者數及平均一人所有的數,尚沒有明瞭的材料。然拿大正十二年十二月未有價證券的販賣業來看,他們二十二會社所處理的販賣契約金額為三千八百二十四萬二千餘圓,契約戶數三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六(四十八次銀行年報),平均每戶為一百零五圓。現在日本的債券,國債有五十億,公社債有八十二億,那末,債券為怎樣多數的人所有就可以知道了。

“由此看來,現在的產業資金,不是由一人

或少數大資本家出資成立的，換句話說，是以有小資本的多數民衆為背景而維持其存在，這是很明白的事”。

谷村氏以上述事實，贊美為‘所有階級的民衆，都參加於企業’，然其本質究竟如何，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不再贅了。僅僅就普通選舉‘所有階級的民衆，都參加於政治’之本質，與此正相適應的事情一說而步。

* * * *

我已費了很多的篇幅，不能不急速終篇。

資本家社會的結局，是走進甚麼方向呢？馬克思說“勞動者無產階級化，勞動者之勞動條件（生產手段）資本化的時候，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在他的自身得到立腳地的時候，馬上就要轉入一個新的形態，就是勞動更加社會化，土地以及其他之生產手段，更加轉化為社會的共同的利用之生產手段，因而對私有財產之所有者也更

加以轉化。就是被吞併的已經不是自營的勞動者，而是榨取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

“這樣的吞併，是由於資本家的生產自身之內在的法則之作用——資本的集中——而進行的。一個資本家常常擊殺多數之資本家。資本的集中，即是少數資本家對於多數資本家的吞併，同時在不斷的擴大的規模上，基於勞動過程上協業的形態，有科學意識的技術之應用，有計劃的利用土地，勞動手段轉化為專為共同的利用，結合的社會的勞動之生產手段的使用，把所有生產手段為經濟的利用，一切國民都連繫於世界市場之網，因此，資本家制度的國際性質，更加為共同的發展。在這樣變革的過程裏，橫領獨占一切的利益的資本巨頭之數，不斷的減少，同時困窮，壓制，隸屬，墮落，榨取的程度，更加劇烈。然而不斷膨大的，隨着資本家的生產過程的自身結構而被訓練結合組織的勞動者階級的反

抗，更加增大。因此，資本獨占，却成了在他自身下面繁榮的生產方法（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遂達到了同資本家的，‘外被’不能兩立之點。於是資本家的‘外被’爆發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之吊鐘鳴了。吞併者又被吞併了”。（‘資本論’第一卷考次基版六九〇·六九一頁）

這裏我們可知道現在我們編的是‘人類社會前史’的最後一頁，是正在描寫‘人類社會本史’第一頁的前夜。

昨年十一月我在本講座的講演會，講述現在時代實在是 稀有難遺之時代 。茲錄一節於次。

“我打頭講述自器具的發明，才開始地球上人的歷史的第一頁，又講述自器具發明以後，人類以怎樣的程度把自身進化的原動力，置諸自己支配之下，到現在累積千數百萬年的

進化的結果，於是乎人類乃有機械的發明。這個發明，在人類歷史上必然的要劃為第二新紀元。同時，人類自身之社會的進化原動力，現在已經充分的置在自身支配之下。所以馬克思說，人類社會之前史告終，真的人類社會史的第一頁開始。各種各樣的事——例如有階級因而有階級鬥爭的事——將從人類歷史消失其存在。‘所有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這句話，只是過去歷史上的文字。唯物史觀的形態，也將發生變化。馬克思他自己曾說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法，有他自身的限界。人類社會歷史的將來，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鬥爭，換句話說，是轉化（必然的自由的轉化）為不是人類相互鬥爭而浪費精力的歷史，而是把生產關係統制於人類自身的意識之下，基於自由意志的人類協力而征服自然的歷史。這樣的將來，自然

與人類直接的對立，在歷史上，將成爲辯證的契機。

“我們既然在生產力方面，實現了（而且正在實現）任何人不會夢想到的而且過去千數百萬年沒有一次先例的可驚的發展的程度，同時在生產關係——社會關係——方面，就甞來任何人不會夢想到的而且過去千數百萬年沒有一次先例的可驚程度的一大變革。比匍伏地下的人忽然飛翔空中還要大的變革。——因生產力的發展，逼着他們一年一年走向窮途的無產階級——代表生產力之發展的階級——必然的是這個大變革之負擔者。現在我們正遭逢這個無產階級自覺的負擔歷史的使命的時代”。（‘中央公論’昭和三年一月號）

讀者諸君！我們的靈魂，我們的腦細胞，正在希望，正在歡喜，望着將要到來的社會而震動着。

一九二九年五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七月發行

1—2000册

實售大洋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